宋張文簡公華陽集

中華古籍保护計劃

金壇後學王孔燕校

奏狀

待罪狀

右臣今月七日准中書後省牒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宮不踰牧守之居射殿真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訏直每加優容既有此美實而揩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謂宜制告號令因事見詞以謙抑爲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

求安思雪大耻圖復故疆之意而佟大矜夸之詞無
所雜於其間雖夷狄之彊猶懼而屏迹中原之地不
患不復奉聖旨依奏劄與內外制詞臣者伏念臣以
踈遠之蹤誤蒙陛下擢在西掖專掌詞命是宜討論
潤色有以仰稱委任之重而臣學識淺陋言語鄙拙
治之意以感動於萬方遂致臣僚陳獻之際建言及
播告之修乃不能發揚陛下儉約飭躬之德焦勞圖
此退思不職俯伏惶懼莫知所爲臣見居家待罪伏
望聖慈特賜黜責以爲詞臣不能者之戒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駁程俱差遣指揮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奉
聖旨程俱差知漳州葉三省知秀州宋處仁知南劍
州王棐知永州令臣書行臣契勘數內程俱昨任中
書舍人臣僚上言論其諂附蔡攸獻金盃與大將及
知秀州弃城逃遁等罪已落職宮觀臣不復具陳然
竊見俱自去年得風緩疾精神昏眊支體不隨步趨
拜跪率皆有妨漳雖小郡千里民社正賴存撫非病
痼者所能治兼其人方臥家就醫藥客至尚不能應
接決難力疾赴任虛占朝廷窠闕況俱見在謫籍未

經牽復一旦起典州郡士論不以爲是臣愚欲望聖慈將程俱知漳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繳趙令廳轉行太中大夫詞頭狀

右臣契勘元豐更定官制以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秘書監爲中大夫雖兩官相去一間然官制既定則諫議者侍從也秘書監庶官而已故吏部法自承務郎以上應遷官者至中大夫止若太中大夫非侍從官不得轉行謂之礙止法今令廳係中大夫庶官寄祿至此極矣而輙得轉行太中大夫則是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崇寧大觀以來士風不競叨官竊寵往往不循資序遂至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廼緣令廳之故更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諭夫國家之法所以公天下也使令廳得以超越轉行太中大夫非唯名器可惜亦恐方今天下官至中大夫者不少若其間苟得無耻之士他日引此爲例欲與之則冒濫之弊復蹈前轍欲不與則是以朝廷官爵獨私於令廳非所以示四方也議者謂陛下御名

睦宗族之道固當以此昭示至恩然臣以爲祖宗之法所以垂憲後世正須謹守豈可以私親而輒廢哉兼令慮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昨居福州於太守程邁處開說公事嘗爲大吉院僧求院住特獲賂不滿意遂興訴訟近差知泉州泉人知其貪而畏其來今又改除別郡夫貪慁如此而必使之治郡不知其人果能爲陛下安養百姓乎又況令慮既得轉行太中大夫則階官便爲侍從改除他郡合衝庶官知州遂成見闕此爲令慮謀則巧矣其如公議何臣恐僥倖之門一啓後來者不可杜絕欲望陛下將令慮轉行太中大夫并知州差遣指揮特賜寢罷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材智謏薄遭遇聖明擢寘從班誤恩過厚固宜夙夜在職圖報萬分而臣志願未申情有所迫輒傾誠悃上冒聰聞伏念臣父母年垂八十父久苦肺疾氣血衰殘難於遠出自臣窃祿行朝止是間迎母氏到官去年秋臣母在此因傷暑抱疾累月蒙恩給臣假送還鄉里自後臣母亦不願隨臣久留於外臣終鮮兄弟甘旨之奉唯臣一身臣既効官即於親側別

無兼侍所以供養有闕私心常不安處臣自去年以
來累具奏陳乞奉祠歸養未蒙俞允今者二親遠在
一方桑榆寖迫仍復多病藥石所賴全缺供承臣不
勝區區之私輒犯隆威再申前請伏望　陛下特垂
慈憫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獲盡子職無負於
孝養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以父母年老陳乞外任宮觀續准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仰惟皇慈待下既寬冒犯之
誅而又恩容在職未欲使之輕去顧臣愚憃上體聖
意豈當更有叙陳實以誠迫于中不能自已伏念臣
本由一介蒙　陛下拔擢謬列禁近敢不夙夜思報
所以屢上奏牘瀝懇祈閒者蓋緣二親迫於垂盡之
年而甘旨致養不獲奉於朝夕人子之心義不遑處
若使臣別有兄弟兼侍則雖遠去親側亦決不敢以
區區之私冒塵淵聽伏望　陛下俯察籲天之懇曲推
從欲之仁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
臣愚干犯不勝惶懼戰慄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給事中狀　紹興二年八月上章乞終養親不許繼被旨趣歸還朝供職中

書舍人四年正月兼詳定
一司勅令尋擢給事中

右臣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罔知所爲伏念臣資望素輕材能至陋當此艱虞之日誤蒙聖哲之知召從遠方擢備通列使之獻納既不能發揚盛德以聳動四方萬里之聽方虞罪譴敢覬遷除矧東臺論駁之司實萬機出納之地自揣無狀尤難冒居兼臣近以父母高年嘗乞宮祠歸養顧未蒙於俞允乃更竊於恩榮度義不安措躬無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真才庶逃非據之慚仍免煩言之責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俟勅旨

再辭給事中乞宮觀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臣尋具奏辭免伏蒙聖造未賜矜從竊念臣猥以空踈薄陋之姿久玷言語侍從之列事功無補罪戾彌深　陛下赦而不誅更加奬擢此蓋隆天重地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固宜即拜成命黽勉就職然臣區區私意實以父母年老近嘗力請宮祠庶便甘旨聖恩不許夙夜靡遑方欲再瀝懇誠上干淵聽乃忽有

此除授惕然慚懼尤難冒處夫爲親有請出於人子之本心若因請得遷豈免羣言之竊議伏望陛下察其迫切追寢誤恩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俾安愚分亦以便私臣不勝幸甚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代狀

除給事中舉凌哲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修職郎前秀州海鹽縣令凌哲稟性純明飭躬廉御名問學博而知要詞章蔚有可觀考其吏能尤識治體舉以自代實允公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給舍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諫等官顯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揮推恩之人并餘人各項開具限五日具狀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曾任宰臣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任執政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鼒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　孔平仲

王輩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願　唐義問
佘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二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將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泛濫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臺諫官卒難省記外其間曾任宰執侍從及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其名德亦顯然可見外有二百餘人雖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爲年歲深遠別無文字攷究難以雷同開具契勘前項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所有今來臣寮上

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駁郭彥參放罷指揮狀

八月二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
郭彥參依前降指揮放罷等事令臣書讀行下者
右臣契勘郭彥參權江州瑞昌縣事擅枷張俊下書
人張玘其事已經洪州體究得實臣取索事狀看詳
蓋緣本縣舊吏鄔昱爲俊管莊昱方有公事在縣而
玘適持俊書來徑傳入宅故彥參怒其不伏止約又
疑玘所持書是昱詐爲遂令枷問已而不曾勘斷却
行疎放夫縣令官雖卑然以百里之權付之事有不
平豈免訶問臣竊見近時州縣官吏率多曲意迎合
求媚於當路至於不隨流俗能爲陛下奉法遵職者
絕少若彥參所爲正當有以崇奬之使其一時之間
小有過當理尚可恕況於法初無違犯何所加罪哉
始者洪州體究申上朝廷得旨郭彥參依已降指揮
放罷於是士論籍籍以謂罰及無辜尋爲臣寮論列
陛下灼見其事收還指揮不行今又因俊奏陳却令
彥參依前放罷兩月之間反復如此非所以示信於
天下且俊大臣也豈肯以私意害朝廷之公法哉蓋

是俊未知昨來體究得實及已施行了當所以再有
論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洪州體究到郭彦
參事因并前後臣寮章疏劄令俊知其郭彦參止乞
依今年七月十二日已降指揮施行所有今來録黄
臣未敢書讀行下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奏狀

辭免徽猷閣待制狀

右臣昨任給事中以言章罷職差提舉前件宮觀任
便居住紹興五年二月初一日伏准告命以明堂大
禮霈恩伏蒙聖慈特授臣徽猷閣待制依舊宮祠臣
罪戾餘生忽叨異數感激涕泗不能自已伏念臣頃
由冗散驟陟禁嚴未報主恩遽招物論陛下曲推全
庇不賜誅夷罷歸里閭半年於此省循罪咎無地自

容豈謂解澤旁流綸言俯及既除宿釁更錫殊榮伏
惟天地之所敷施雖在木石亦爲感動然臣退量朽
質仰荷洪慈得爲洗心補過之人已是厚幸至若次
對隆名之寵其可冒居非唯再速於煩言固亦難安
於私分伏望陛下察臣愚衷收還徽猷閣待制恩命
止乞以臣本官除一宮觀差遣所有告命見係鎮江
府金壇縣寄收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待制舉李益自代狀

今月二十一日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
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通直郎新差知秀州海鹽縣丞李益學
有師法吐詞可觀材兼吏能臨政得譽臣舊與同學
熟知其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致仕狀

右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聽伏念臣賦性庸陋遭世盛
明蒙陛下拔擢宣身法從是宜殞首捐軀圖報萬一
而臣年逾七十旅力既愆自今春以來故疾發動日
復一日難以支梧自視厄殘義當知止欲望陛下曲
軫洪慈矜憐舊物特降指揮許臣致仕庶因辭祿尚
保餘齡干冒隆威臣無任惶懼俯俟命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臣赴行在令閤門引見上殿先次與落致仕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庸陋誤辱聖知擢在從班訖無報稱由是退閒於今二十一年正以筋力衰頹義當知止露章辭祿冀得休養餘生仰荷天慈曲從所欲退量僥倖方極感慚豈謂簪履棄遺之物尚軫淵衷忽頒召命恭以大明旁燭靡間幽遐顧臣何人被此光寵便當感激奮勵即日上道而臣桑榆暮景多病衰殘理難勉彊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已試而無功憐臣既老而得謝特降睿旨收還成命令臣依舊致仕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吏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踈辭祿以來分甘永已陛下矜憐舊物自外召還俾復瞻望清光曲加寵奬顧臣衰朽不足以仰當聖意方極惶懼忽拜詔除進貳銓曹恩榮

特異退推薄分豈敢冒居伏望聖慈察臣悃愊收還
成命以穆僉言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除侍郎舉鄉自代狀

准令諸侍從官授訖限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宣教郎葛鄉爲學敏明操行廉謹施於
政事所至有聲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兼侍講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侍
講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
疎起從閒廢之中擢預禁嚴之列閱時未幾已虞曠
職於銓曹申命有加更俾叨榮於經幄恭以聖謨高
世淵識造微豈淺陋之能陪實煩蹕而是懼伏望聖
慈察臣悃愊追寢誤恩庶逃非據之尤仍免煩言之
責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駁李紹祖差遣指揮狀

右臣契勘前項所差四人數內李紹祖天資狠戾爲
政殘虐其過顯著士大夫多能言之以比古之酷吏
昨差知虔州臣寮言其急於到任彊驅兵卒冒犯風

波瀾石之險以致舟舩損失不自追悔乃歸罪於造
舩監官王康國送獄捆縛箠楚又追逮家屬必欲置
之死地以快私忿竟疏具在考其爲人不仁亦甚矣
比年以來守令貪殘民無所訴今日朝廷公道方行
豈可狃習前弊宜有以痛革之況武岡地近辰沅唐
元和中蠻獠不順盜弄庫兵賊脅守臣賴柳公綽屯
兵此地以鎮撫之然後人情始安以此見武岡雖遠
且僻亦一方控扼去處正須御擇師帥以善政撫循
今乃付之酷吏不惟民被其害而暴殘之毒延及蠻
獠未必不致生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紹
祖知武岡軍指揮遽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轉對狀

右臣伏覩吏部舊制承直郎至修職郎六考迪功郎
七考有改官舉主五員內職司一員與磨勘自磨勘
改官以後理知縣資序知縣資序人兩任有舉主二
人關陞通判臣詳究上件法意蓋限其資考使之諳
練政事責以保舉欲其不敢爲非可謂盡善矣昨於
紹興六年三月內忽因官寮論奏遂令選人有用宮
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考數然後

兩任關陞通判自後吏部遵守施行凡選人改官用過宮廟年月自一月以上盡令於改官後展補一任即是三任方得關陞通判臣嘗計選人若止依舊制改官關陞得至通判者已不爲易矣蓋改官用六考及七考以大約較之在任并注擬待闕須十六七年至改官後又兩任關陞亦須十餘年今若緣改官用過宮廟年月自一月以上盡令更展一任即又須五六年然則自入仕後三十餘年方可關陞通判其間或有事故間廢舉主不圓者尚不論也臣竊恐緣此人材沉滯遂至衰老甚非祖宗立法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將紹興六年三月內續降以宮廟月自展任指揮今後更不施行所有改官關陞之法悉依祖宗舊制其已關陞通判者更不改正庶幾人材得以自效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婺州見欠內庫綾羅狀

右臣契勘本州不住承准尚書左右司及提點內藏庫本路提刑提舉常平司等處公文催促起發紹興元年以後合納內庫綾羅及折羅錢積欠數目臣到任之初即時根問因依見得皆係人戶殘欠之數前官失於催理遂至積漸拖欠經涉歲久實難追催今

若一併科督則民間無以輸納若依舊拖延則是虛
費行移無補國用臣伏覩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
七日指揮節文江浙荆湖等路未起諸色錢物并拖
欠上供米斛積欠稅租等二十二年以前應見欠數
目並與除放況前件錢帛元係官給本錢和買後因
州縣闕乏遂以人戶物力均敷即是常賦之外別行
催理止緣昨降指揮未有放免明文兼係內藏庫錢
物州郡不敢奏陳所以二十餘年催理不絕臣愚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所欠內庫綾羅錢許依紹
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已得指揮將見欠數目

醫藥歸返田廬從今未死之年盡出再生之賜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再致仕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陳乞致仕退量冒昧方極震惶今月一日伏准詔書未賜俞允臣望闕拜恩捧讀丁寧之訓感深至於涕泣豈當更有陳請然而私情所迫欲已不能伏念臣天賦甚愚仕途多難每憂亢滿或致顛隮故嘗遠迹以就閒尋已引年而得謝仰荷日月容光之照再收簪屨服用之餘所被恩私皆非意望敢憚勤勞於夙夜誓將補報於毫分然自一違故棲三換新歲志彌勵而功弗著力既愆而病日侵豈特貽負乘致寇之譏抑亦犯鍾漏夜行之戒嚮以叨逢於異眷顧難卒易以陳情姑瀝懇於祠宮繼免交於郡事今則風霜所迫蒲柳益衰雙瞳瞀昏視瞻幾廢兩膝緩弱拜復甚難在臣固難於自安他人亦謂其致仕以休餘齡懇至再三雖自知其瀆犯年垂八十當止伏望　皇帝陛下至仁惻隱大度并容察其無實仰冀於矜從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進大行皇太后挽詞狀

右臣恭聞　大行皇太后遷座有期　皇帝陛下篤孝自天哀慕罔極臣竊自念昔嘗叨綴通列與聞徽音不勝號痛感切之情謹撰成　大行皇太后梓宮發引日挽詞三首開具如後須至奏聞者云云見別卷

辭免召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伏准進奏院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十一月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某可召赴行在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賦材庸繆老益無堪頃蒙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屢加拔擢至參大政空縻歲月無補絲毫今已兩經致仕待盡田里伏自　皇帝陛下盛德龍飛羣生利見臣獨以衰殘遠外無階一望清光方自憐憫忽荷　聖慈垂記姓名特賜嚴召臣可謂千載之遇義當即日奔馳赴闕俯伏丹墀面述感恩戴德之私然後退返舊廬以卒餘日但以臣年逾八十百病交攻素苦目昏脚弱之疾今歲增甚視瞻行步俱有所妨加以風虛痰眩時復發作心志怳零筋力衰憊雖存區區慕君之志勉彊不前感涕之餘徒極慙懼伏望陛下俯察危誠收還召命俾遂安養免於顛隮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金壇後學于孔兼校

進故事

一

前漢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嘗觀孝宣承武帝以來奢侈軍旅弊壞之極勵精政事欲就中興之功故專任魏相協濟艱難當

是時紀綱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將一切更張以便
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獨奏請施行漢興以來故事
其言疑若迂濶不切於時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
光祖宗何哉葢漢自高祖掀業開基以至文景恭
儉而繼以賈誼鼂董之徒相與論議則當時所行
見於後世無非致治之明效爲子孫者要當謹守
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變亂舊章又孝昭
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亂天下思祖宗之遺德而
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猶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
忘視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區區爲上陳之
後世徒知孝宣之中興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
故事也豈獨漢爲然哉唐史稱太宗之治制度紀
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
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卒致太
和之政號爲清明然則祖宗故事無負於子孫明
矣臣恭聞　神宗皇帝嘗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
之法久而不變可乎曰何獨漢也夫道萬世無弊
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法何衰亂之
有其後　神宗皇帝謂輔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
可行者宜謹守之不問利害如何一一變更豈近

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驗神宗皇帝聖訓則知
祖宗故事不可輕廢也如此

二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
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
乃其樂也

臣聞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則必延
訪公卿不倦聽納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惡勞者
人之常情而況安於崇高富貴之資惑以左右近
習之奉則清燕之暇能以講論爲樂者蓋亦鮮矣
至於祈寒盛暑猶不忘晝訪之勤則又鮮焉憲宗
承德順之後朝廷衰弱方鎮悍彊紀綱法度頹靡
欲盡使其狥常情之易隋苟朝夕以自逸則社稷
大計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宮掖之娛而留聽於
宰相忘汗浹之煩而引對於延英非夫慨然發憤
有志於興復者不能爾也觀元和之治能使疆藩
悍將皆欲悔過効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知所
以致此者憂勤之効也其後文宗亦以恭儉儒雅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輟朝
放朝悉以雙日除吏召見必加訪問則其憂勤願

治視憲宗豈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斷終不能恢張
王室史氏所以譏之嗚呼文宗不如憲宗固已明
矣然憲宗晚節不競信用非人則又去漢之光武
遠甚光武當祇陵夷奮然特起遂能撥亂反正及
隴蜀既平海內嚮於無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視
朝引公卿講論至夜分乃寢故雖身濟大業兢兢
如不及是謂以此始之以此終之真萬世之明主
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不念哉

三

前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
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臣聞天下安危治亂繫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
進則治安小人進則危亂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
昧知人則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黑
白顛倒於前而胷中不知所定如是則小人必得
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則小人引類而進相爲朋
姦百僚孰肯任職天工安得不曠故曰帝王之德
莫大於知人也夫人君未嘗不欲知人而人知之
是非邪正亦不難知惟其好惡蔽之故聰明有所
不及耳是以古之聖人於用舍之際尤所致御名昔

李德裕爲相入謝卽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其說以謂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故臣嘗謂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堯之聖而書猶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聰明不及有所蔽也夫湯懷詐面欺爲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顏直諫近古社稷之臣豈可與湯同日而語哉然湯每朝奏事語國家（財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至黯則以嚴見憚而終不用然則武帝可得爲知人乎唐明皇之於張九齡李林甫亦猶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薦而德宰相九齡譖譖有大臣節兩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齡執不可而林甫以謂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疎薄九齡罷其政事且專任林甫而卒相仙客人謂安祿山反爲唐室治亂分時而崔羣謂罷九齡相李林甫治亂固已分矣嗚呼九齡文章風度見稱一時而林甫姦邪無學術仙客起於胥史則三人賢不肖明甚而明皇用捨如此惜哉以是見帝皇知人卓然不惑於群議不牽於好惡亦難矣故自古以來

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則亂亡隨之不可以不察也

四

唐書房玄齡傳太宗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臣嘗謂宰相於事無所不統而專以進用人材爲職葢天下事非人材不能舉自朝廷以至郡國各有司存宰相惟當擇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區區一身親叢脞之務則本末顛倒一日萬幾將有不勝應者尚安能運動樞極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齡唐之賢相然日閱牒訟數百勤則至矣而牒訟非宰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廣耳目訪賢才之說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宋細桷欂櫨楩闑無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則多蓄而廣備一旦用之官足以効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衆治畢舉而宰相之職固以綽綽然有餘裕矣又何必疲精勞神於米鹽煩碎之間而後謂之賢乎是以文帝問陳平以決獄錢穀之事皆置而不對而丙吉出逢道路

鬬爭死傷之民委而不問彼誠知宰相自有體非
細務所能干也至於何武薛宣居位雖有可紀然
而人皆號爲煩碎無大體故當時亦無薦賢拔士
之名是所謂留意末務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
之職在論相而宰相之職在用人苟惟君相各盡
其職故紛紛細務誠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爲相
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顧不荅乃謂高力
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
不能而重煩我邪崇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觀此然後知明皇委任責成之意初無愧於太宗

惜其晚節不兢信用非人遂有天寶之禍書曰御名
厥終惟其始可不戒哉

五

唐書許孟容傳孟容元和初再遷京兆尹神策軍自
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
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
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
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
當爲陛下抑豪彊錢不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
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臣聞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無慮三變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謂之禁軍自典元後禁軍始盛蓋德宗懲艾泚賊踵魚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諸軍分委竇文場霍僊鳴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得志乘時怙寵積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盤結兇焰益熾雖憲宗剛明果斷莫之誰何許孤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軍吏斷以必死憲宗欲赦之而終不奉詔嗚呼若孟容可謂守正不阿者矣蓋以道變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雖詔命亦有所不當受況可奪於權勢乎其後柳公綽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即時榜死憲宗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臣既讀許孟容傳乃參以柳公綽榜殺軍校事然後知憲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術何以言之當是時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禍隨踵發故孟容捕軍吏則詔欲赦之公綽戮軍校

則怒其專殺而不以告蓋如是而後能安兩軍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於苟免也謂非得馭下之術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權所以能久固而不奪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當以人狥法不當以法狥人法行於下則主威彊於上矣蘇軾嘗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則孟容公綽之舉過臺諫遠甚所以消沮姦萌而助朝廷之勢如何哉使憲宗末年能不變其初則中興之業孰得而少之

六

前漢陳平傳項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

臣聞兵者詭道也故以詐立以僞動皆古人用兵之機方楚漢之爭天下以勢度之漢不敵楚明矣勇悍強仁霸於一時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名聞諸侯聲動天地孰能與項王抗哉然終爲漢禽者以計得之漢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乏食請割滎陽以東爲漢羽欲聽之范增不可乃急圍滎陽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當是時羽以

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協謀相輔以圖漢漢力日屈而楚軍勢張甚孰不謂漢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間言已入矣夫羽之爲人自恃其勇以蓋一世然其智實出增下間有論說雖彊從之胷中固已不平一聞間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漢漢復僞設太牢之具以爲待亞夫使且增方爲楚之謀主而謂私交於漢決無是理使歸具報而項王遂疑之則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項王所以與漢戰而數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鴻門之會若從增言豈復有漢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間以圖之也增去而死項羽相繼以敗後世知羽之兵敗垓下而死不知增去之日敗證以見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殺項羽而滅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當自滅兵法曰非奇謫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則奇謫陰謀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間待之之術可不深思而熟講之哉

進故事

金壇後學王文熙校

一

唐書褚遂良傳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可讒言臣聞天下之道二治與亂而已矣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則治行桀紂之幽厲事則亂進賢退不肖則治好近小人而不聞正論則亂堯舜禹湯文武與夫桀紂幽厲雖去今數千百載而其經世成敗

之迹存方諸冊可考而知其成者昭然爲可仰也其敗者惕然爲可畏也由其所致以驗吾之所爲合於善者從而勉之近而惡者從而改之則師古之道於是乎在乃若捨夷途而弗遵蹈覆轍而不知戒未有不入於亂亡之域宜乎太宗監之以爲元龜歟至於進善人共成政道斥遠羣小不受讒言臣謂人主唯能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則於此二者勉而行之宜無難焉蓋善人者國之寶也羣小者國之賊也猶氷炭之不可相入梟鸞之不可並翼而棲也故一善人進則羣賢類至不肖無所容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一小人進則羣小類至君子無所容必能使其君聽讒說而由邪徑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亂亦不可得也太宗既能監前代矣則知夫治生乎君子所以進善人共成正道知夫亂生於小人所以遠羣小而不受讒言嗚呼太宗以英武之姿取孤隋攘群盜撥亂反正慨然行此三者用能致貞觀之治亦可謂盛王矣然史氏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銳於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觀太宗之三事始非不勤而終之實難

何以言之乾陽畢工隋人解體可以監矣乃詔發
卒治洛陽宮而乾陽之役復興張元素以謂襲亡
國之弊同歸於亂所謂元龜者果安在哉魏徵嘗
謂太宗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棄小人
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
之又曰正觀之初求士如渴比來由心好惡以衆
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
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然則進善人遠羣
小其不克終亦可知矣且前代不可不監也善人
不可不進也羣小不可不遠也爲治之道無出此
三者信能行之久而不變帝王之德昌以尚之奈
何太宗有區區之志而持之不堅所以後世君子
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二

後漢馬援傳建武四年隗囂使援奉書洛陽世祖使
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臥起問以東
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
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及也且開心
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
政事文辦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許
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稚信援故遂
遣長子恂入質
臣嘗謂中興之主自夏少康周宣王以來功業之
盛莫如光武世之議者見其起於兵間破尋邑百
萬之師而王郎銅馬赤眉青犢之屬相繼掃蕩遂
以爲專用威武平定天下及觀馬援之言然後知
光武所以成功固有出於威武之外者方隗囂據
阨守險名震西州自以天水富盛士馬最彊將欲
北收西河上郡東取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山
河其志豈肯爲光武屈哉雖光武亦自謂不能屈
也故遣使往來卑辭厚禮言必稱字用敵國之儀
以慰藉之當是時舉天下姦雄割據之徒比權量
力桀驁難制莫囂若也馬援告以光武大略而囂
意輒不懌遽以爲勝高帝於是遣子入質惕然畏
服之不暇夫囂初未嘗親見光武之爲人也且光
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敵則英睿之姿已足以益衆
矣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則大信不疑已足以結人
心矣既闊達多大節而又博學文辨既好吏事而
又動如節度不喜飲酒則其於經世變通之略修

身勵行之事益恢恢然有餘裕矣然則漢室陵夷之後有能兼是衆美傑然獨出於天下之上以圖中興之業則神器大寶不歸是將安歸乎此嚳之所以聞其風聲不期服而自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臣嘗論帝王之就功業當以德爲主而威武爲之輔明王（御名）德四夷猶將咸賓況區區一隗囂何足道哉雖然光武才明勇略濶達多大節與夫經學博覽固人之所難能也至於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此細行耳常人亦能之乃以是稱光武何哉蓋以帝王之資處富貴崇高之勢侈心勝之則易以縱怠心乘之則易以忽縱而不知戒忽而不知勉其視細行雖卑行若無難者殆有所甚難焉唯光武爲能克已奮勵不敢自暇自逸此所以特異於衆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語也故由光武以觀中興事業則修德來遠其効昭然可不勉哉

三

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命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後知人君雖以崇高之資享天下之奉憂危懼殆未嘗一日敢自安也蓋民恃君以生而君則恃民以固邦本民不得其生必將召亂起禍本實先撥何以保邦其猶朽索馭馬而馳騁不已決至於奔逸顛仆豈可不畏哉是以民有餘於生則資民以致治者恭已南面其樂亦有餘也馬有餘於力則乘馬以致遠者安意肆志其適亦有餘也顏淵知是道矣所以因畢野之御而以舜

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告於定公使定公察御馬之道以明夫治民之術則魯國其庶幾乎臣觀古之治民者薄其賦歛取之以什一則以富其財也寬其征役使之以時而豐年不過三日則以優其力也民之所以爲生者財與力而已矣舜不窮其民蓋知其所本在者觀其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則凡民窮之政必無有也自舜以至禹湯文武率由是道奈何後世一切反之殫天下之財不足以充無厭之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不急之務使夫安俗樂業之衆悉爲窮民卒抵於亂亡而後已

故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褒刻窮之此非獨桀紂秦隋爲然漢唐亦然也漢民之窮自武帝始唐民之窮自明皇始武帝以征伐明皇以奢淫是皆縱一已之樂而貽禍於天下者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米粟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夫爲王民而至於父子離則其窮極矣不亡何待故御馬者上車執轡體既正矣周旋步驟禮既畢矣歷險至遠而馬力已殫矣然猶求焉馬未有不失者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窮其民惟舜能之善爲御者不盡

其馬惟造父能之雖然造父不常有也而舜豈世出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臣嘗謂帝王惟能恭儉節用而不窮其民是亦舜而已矣

四

唐鑑唐太宗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

臣竊謂人主以眇然之身宅萬方之上一事有失不足以成大功一行或虧不足以備盛德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皆以功德盛大傳於後世者豈有他哉定其心術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之在人危且微如此而事物萬變日交乎前則所以定之者可不知其道乎方其虛一而靜獨觀昭曠無有系累則好惡公是非白尚誰得而惑之惟夫私情內萌偏見妄作方寸汨亂而不知其守此姦邪之所趣而讒賊之所入也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邪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其不至於顛倒敗壞者幾希矣何獨一事之失一行

之虧乎且以漢唐觀之庸昏之主固不必言如孝武明皇亦坐此而致敗孝武當文景之後雄才大略可與有爲者也奈何秉心不正左右前後之人觀其向者投合所好如張湯杜周以慘刻而受知東方朔郭舍人以猾稽而得幸李延年之諛媚江充之陰狡與夫臺池苑囿之觀弋獵犬馬之戲相與攻之卒至於海內騷動而漢室因以中衰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亦云盛矣然後心一動窮天下不足以爲樂則有宇文融以言利進韋堅楊御名釐以褒刻顯李林甫之姦邪楊國忠之淫蠱相與攻之而明皇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卒至於天寶之禍不可救樂觀二君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世所以惜之范祖禹以爲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蓋好有所偏必將迷而不返以萬乘之國而迷其所好則一時憸佞便嬖皆將承意順旨以僥倖恩寵唯恐其不至於是優賞濫賜上下相蒙雖有彊諫力爭之士能遽回其勢乎故臣嘗論人主之於天下唯當清靜寡欲求所以安宗廟定社稷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舍是皆不足留意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而攻之者甚衆自謂

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嗚呼若太宗可謂知治道矣祖禹作唐鑑而撮取其語豈無意哉

華陽集卷第二十一 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二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進故事

一

兩朝寶訓判刑部石宗道與詳覆官梁如圭等薦方偕淳于佺韓中正爲詳覆官　仁宗指中正姓名問宰相王欽若曰是吏部嘗引對坐失入人罪不與改官者乎欽若曰然　上曰用法不當非習律令者也其可以爲法官乎命劾宗道等欽若等退相顧歎曰上天縱睿明彊記如此非羣臣所及也

臣嘗謂人主必有過人之聰明然後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狀蓋天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直道以事上固不論也若夫小人爲姦其可不察哉飾是非黜白成黑或譽過其實或毀損其真相與蔽欺雜然陳於前而人主以一已耳目廣覽兼聽必欲每事洞然其情非大過人之聰明其能不顛倒眩惑乎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姿留神政治如石宗道不能以韓中正面欺非聰明過人何以及此臣試論之夫官爲詳覆刑獄所繫居其任者猶循三尺以示至公猶懼或失而況不習律令安能辦職哉宗道判刑部宜於此盡心而乃謬薦中正以爲詳覆中正嘗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秩其事見於疇昔引對坐之時宗道私竊自料以爲人主萬機之煩决不能記此遂敢面欺必且韓其所犯以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見覺之宗道即被罪此聰明之實所以能服天下也當是時王欽若爲宰相蓋先朝舊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欽若得爲無罪哉朝廷進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過而宰相不知以薦於上雖曰不明猶或可恕今宗道主舉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問其人是否而欽

若應聲以爲是則中正之不可用欽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聽宗道之言而固容之必待人主問而後對非朋姦罔上而何臣以是知欽若非忠臣也且一詳覆官用非其人於朝廷舉措未爲大害然必効之者罪在罔上耳苟於其微置而不問則小人欺君之計日浸以長後之啓擬必有大於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貴於御名徵者以此故臣嘗謂治天下之術在用人而用人之術在察知其情狀若共工之象恭鯀之方命自雍塊四岳咸荐之而堯獨能察焉以爲不可觀諸此然後知仁宗皇帝用人之術上與堯合圖治功者可不念哉

二

唐書李珏傳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

臣竊謂人主之操術無他御名擇宰相委任而責其成功如是而已至於人材之用舍爵祿之予奪則

執其柄以詔王實宰相之職唐文宗任陳夷行李珏等爲相豈不欲以朝廷事盡付之而責其効職哉杜悰拜戶部尚書而夷行無所可否乃曰恩權予奪陛下自斷嗚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本末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夷行身爲相臣而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人主不知其所任何事哉雖然當鬭開成中夷行亦號一時賢相不幸與李珏楊嗣復得君與珏爲黨故夷行疾之數爭事於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潁寧議皆出於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夷行曰苟自聖擇無不當也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意謂嗣復輩黨與旣成則進退人材與已相違故於除用不肯任責且人主用人悉從執政啓擬是謂合天下之公議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權賣恩而私於人主者爲夷行計便當與上別白是非若其人果賢雖不由於啓擬用之不害爲公有如不材宜白去之不當循嘿自避以取誚於後世也大抵文宗有勵精圖治之資其失在於不能去朋

黨耳嘗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當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然則文宗豈不知任相之道哉至於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見譏史氏此其於知人之明有所未盡而朋姦得以欺之也儻能卽夷行應荅之際詰其所因慨然破嗣復之黨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責之罪則唐之威令當是復振矣文宗不知出此惜哉

三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幸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厲已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臣竊謂自古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焦心勞思變法更令若將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

其治終有愧於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實慕其時不行其道故用力雖多功効蔑如也且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德業之盛無如太宗故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至於明皇雖晩節不競而開元之政亦後世罕能及之然觀二君所以能致此者豈無其要哉不過李絳所言數事而已臣請得以備論之夫人主誠能正身厲已則所以表天下者動用周旋舉得其正孰得而違之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則所以取於人者是非好惡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則委任之重所以責成功者專也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則禮貌之隆所以資啓沃者深也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竊位素飡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承恩負寵之人寡而怨曠自銷矣將帥擇而士卒勇則外侮不患乎不弭官師公而吏治輯則內政不患乎不舉以至法令行無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正觀開元之治其効豈彰彰可考哉非獨太宗明皇爲然雖堯舜三代聖哲之主其所行亦不

出此是宜憲宗有問而李絳對之悉也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謨烈
垂之天下所以啓佑後人爲之後者亦監其成憲
舉行之而已憲宗有言欲無愧謚號則其措意施
設豈不韙哉觀其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
不惑於羣議卒收成功以至元和之治唐室號稱
中興則二祖之道德風烈如絳所云者信乎其能
行之矣至於不克有終與明皇同譏史氏此無他
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馴致其禍莫之悟也嗚呼惜

哉

四

仁宗君臣政要上嘗問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
聞有甚議論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聖德但朝廷好
官美職及清要差遣皆是兩府親舊方得進用陛下
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實於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
宰相陛下不得自專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與王之
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
一自任非無爲責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嘗觀蘇軾頌　仁帝皇帝之德曰未嘗行也而

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其善於用人是以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嗚呼仁宗皇帝可謂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應萬幾之煩不委之人曷以濟哉故必延登一時老成名德之士寘之廊廟而使之修其德業政事無巨細悉以責其成人材無內外悉以聽其用吾於此尚復何爲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傳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餘者亦豈弊弊然以其身親之哉御名撰大臣爲大臣者又復懷姦挾私不能仰稱委任之意於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專也故進擢才能闢決事務一切勞其心志而自爲之若將與臣下爭功者名之曰憂勤其實以上兼下非秉本執要之道顧如是區區亦焉用彼相哉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執政皆極當世之選如韓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時百官効職而人無弃材庶功即叙而事無遺策真所謂人主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

寘於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專守忠小人將以是踈間君臣而行其私賴明聖覺之以謂任人者與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王言茲所以爲仁宗也歟夫以仁宗臨御之久在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者乃敢陰肆其說亂惑主聽以此見小人應對之際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及謂唐太宗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明皇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則自古小人處心積慮乘間進說未嘗不欲遵人主於非義惟在聽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聰明能使讒者愧拜而退益可爲萬世法也

五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太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喪亂之後權在諸侯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　太祖光宅天下深究茲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御名）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臣觀人君所以能號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太平無事朝廷之紀綱法度具在雖有姦雄孰敢

妄作故操持予奪之權未嘗不出於上也至於末
世人習宴安而不知有鴆毒之禍凡所以馭下之具
悉從廢壞是以國勢駸弱主權暗移使匹夫孺子
尺兵在手皆足以作難況姦雄哉唐有天下二百
年而高祖太宗之紀綱法度固無不善也天寶以
後日漸陵夷方鎮擅權連城相望彊臣悍將拏兵
忿爭而尾大不掉之患終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
之其弊尤甚當是時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
搓手嗚呼天下豈有是理哉迹其禍敗之由蓋以
制之不早所謂養虎而自遺患者也觀德宗姑息

藩鎮至有終身不易地者憲宗用吉甫爲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
衛兵久權振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
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鶴駕留語移時而代者
已入軍中矣大抵朝廷之勢得人則張彼祐甫相
德宗吉甫相憲者皆能有所設施故其効昭然有
足稱者惜乎二宗之德業俱不克終遂使唐禍胚
胎卒抵敗亂豈不以假其術智特以排難於一時
而不知復收其柄立以法善其後故也故臣嘗謂
國勢所恃以安疆者莫重於兵而所以危國者亦

莫甚於兵顧上之人御之之術如何耳方無事時聽受節制若女子然東西唯命吾尚何憂及其植黨漸固而挾之以恣橫養養滋豐而縱之以驕侈於是怙勢長惡始有慢命不虔之事聖人慮禍於未萌豈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鼂錯欲削諸侯而七國亟反蓋削之非計也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爲善耳偃之說以謂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則其國自弱然則爲唐室計者外而藩鎮內而彊臣悍將其權固不可遽奪也儻能用偃之說而衆建偏裨以分其威稍令出戍以散其黨則庶幾陰奪其勢而主柄專於上豈不偉哉唐柳澤有言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太宗皇帝能於立國之初監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則其先見之明後世所當法也

華陽集卷第二十三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進故事

一

唐鑑太宗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年上封事者許多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聞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以求言爲急故大開公正之路使天下之人皆納忠於上於是端拱穆清而留聽不倦雖四方萬里之遠政化之美惡

風俗之薄厚靡不畢此知盛德事也然求言非難
而聽察爲難以人主之尊而虛心於敢言之士則
上自百執事之列下至一介蒭蕘之賤孰不殫志
竭慮願有所獻而其間貌言之華至言之實苦言
之藥甘言之疾烏得而不察哉又況外示切直内
懷姦詐僞辭矯辯而訐人之細事者真小人之所
爲也直欲盜名以罔上聽託公以報私仇此而不
革則禍及善良傷化敗俗爲害不細唐太宗勵精
庶政而於聽言之際能察其姦是乃人主之難事
此史氏所以書之以昭示後世也昔者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故能勤
總章之訪廣四岳之詢其於聽言之道可謂至矣
然於邇言則察之於讒說則聖之得非以邇言善
惑讒說善誣唯能察而去之斯其所以舜也歟恭
惟陛下聖欽日躋聰明天縱觀書一夜復留意於
轉對之臣覽奏四方尤樂聞於當世之務是欲恢
張治道復之太平聽納之勤視古無愧而間者姦
人蔽欺分曹爲黨一時乘權習勢之徒輒敢以流
言飛語陰中善類天下方懷憤切齒而大明旁燭
洞見朋邪凡是告訐而言上不實者論正厥罪悉

投遠方以爲後日之戒於是有識之士乃始歡欣鼓舞咸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復見於斯時然則虞舜之聖讒說殄行堯之罪讒人與夫今日流放告訐之類實異世而同符者也天下幸甚

二

唐書李石傳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進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性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登山而不登夫泰山無以小天下觀水而不觀諸滄海無以狹衆流然則學聖人而不學至堯舜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夫聖人之道至堯舜而止矣以二典考之其政不過欽天時治人事用賢材明賞罰數事而已非至深而難明甚高而難行也然則三代以下漢魏晉宋隋唐之世迄無一君能跂而望焉其何故哉未必皆其天資庸暗不足與有爲也其間願治之主往往視唐虞之際以謂非復後世之所能及則亦自狹其志而卒無

所成且漢之治莫如文帝其次則稱孝宣然張釋之爲文帝言天下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乃稱善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請嘗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由是觀之二帝在漢則爲賢君惟自挾其志故功業之所就如是而已唐鄭覃以漢二帝比文宗而文宗猶不敢當則太和開成之政一切委靡無足怪者李石之言固可爲萬世帝王之法惜乎文宗不能用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躬履艱運允迪先猷競競業業夙夜不怠故自中興以來雖海內晏安不敢自暇逸也臺池苑囿之觀聲色狗馬之奉一無所好萬機之暇獨留意經籍深達古帝王淵微之旨一時羣臣章句講說之學莫能仰窺萬分可謂有堯舜之資矣非特有其資而已也其志蓋將力行而有至焉然則躋時於泰和納俗於時雍固不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陛下體天德而行健其所以措諸事要與唐虞比隆者亦在乎自強而已矣顏匹夫也而猶自比於舜況萬乘主乎臣願　陛下益留聖心無使二典專美於

前天下幸甚

三

三朝寶訓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命則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粟何以救之當諭諸路轉運常爲計度省察儲蓄無使損敗

臣竊謂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爲備不可一日闕於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爲穀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恭惟　太宗皇帝紹開帝業四方僭僞悉以蕩平方是時年穀屢豐兵革偃息倉廩府庫所在充滿而猶宣諭近臣儲蓄是務督諸路以計度察倉庾之損敗常恐一旦旱災無以賑貸而有流亡盜賊之患然則宸慮深遠豈特取足於目前而已哉蓋天時地利財賦之所自出必資人力以爲之是謂衣食之源而生民之命斂之有常制則民樂輸散之有常度則用不乏如其不然事有出於意外而物不素備則駭而國之必且橫取於民民力有時而不應策將安出於是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斂天下有不能堪者矣漢稱

桑洪羊唐稱劉晏二子材術過人載在方冊後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以爲不可跂及然以臣觀之巧算倍征殄民資澤乃商功計利之臣耳且增大農之部丞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以至入粟補官以貲贖罪古所未有而洪羊發之行錢流地上他人所不能而晏獨能之觀其材術如此而計其功効誠足以舒一時之急奈何非先王之仁政使其人生於唐虞三代之世其策果安用哉故夫論治道者必以國計爲先而論國計者必以儲蓄爲急方今天下充國計者有田畝之稅關市之征醯茗之息酒榷之課是數者其大略也而取之皆有藝極是謂常經不可得而增損凡朝廷祭祀之供使客之奉六軍之須萬官之俸與夫乘輿服御匪頒好用之式皆仰此取足焉以其歲之所入幾何較其歲之所出幾何則其有餘不足大槩可見矣然古人謂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未有不足者況　陛下自中興以來勵精圖治不遜聲色不務宴游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爲則於財賦固無輕費妄用宜其蓄積加多而沛然充羨今

乃不然郡國之間補苴罅漏言匱乏者十常八九此無他官吏不能體國並緣爲姦上下相蒙其弊乃至此耳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日之事唯當詔天下謹財用之蓄藏而令主計之臣稽考每歲出入之數積其贏餘無得妄費以待不時之須則所謂九年之蓄者數歲之後亦可以馴致其效顧不美歟

五

三朝寶訓大中祥符元年　上語近臣曰京師民庶逓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傳以金雖累申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鎔鍛爲箔日增其數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

臣聞好侈靡者天下之常情尚素朴者人君之美化自古帝王當太平極治之時懼天下之人侈心將萌必命有司申舊章頒憲度昭節儉抑淫侈凡服用之過制者莫不有禁蓋欲檢押之常情使之成忠厚之俗也仰惟　真宗皇帝纂列聖之休撫盈成之運豐亨豫大萬物盛多故民間漸事奢侈而以黃金巧飾器服聖慮高遠究極其弊明詔近

臣申嚴條約深得古帝王之用心矣蓋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之所資使衆庶之賤皆得靡潰於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臣嘗考之於古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繫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乃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匱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産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乎後世之多於前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嘗有及於古者豈非風俗侈靡積習耗蠹而致然邪且海内産金之地有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不爲易矣一旦聚於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爲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而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合天下而較之其費不知幾何以數十歲之積累未必能供一歲之用然則近時之金少於前古無足怪者仰惟　陛下恭儉愛物出於天性固嘗念庶俗侈靡屢勑銷金之禁然而比年民物阜康驕奢所習殊未衰止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剔金縷金爲絲線之類號名非一償不重其賞罰而

申嚴之示以必行則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誠
能止之則非獨寶貨之藏免於妄費而下不僭上
賤不擬貴亦足辨天下之大分臣觀三朝寶訓竊
見國家禁銷金者莫嚴於真宗之朝故敢昧死以
祥符聖訓爲今日獻

華陽集卷第二十三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四

金壇後學王孔兼校

經筵詩講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臣聞聲詩之作本乎民情之自然其所歷非一時
所述非一事所出非一人故衆體並列咸有攸當
方其作之也志各有爲故賦比興之旨分焉及其
序之也事各有本故風雅頌之名別焉詩人之言
顧豈一端而已或美或刺或規或諷苟可以直言

而無害則鋪陳其事而賦之若其避諫佞之嫌畏
指斥之過必將引類以寓意則取象於物而比之
至於耳聞目見有以動蕩其心志而不能自已則
又感發於所寓之時而謂之興此賦比興之辨也
若夫採於國史播在樂章其述諸侯之事而止於
一國則列而爲諷言天子之政而及於天下則列
而爲雅形容盛德之美成功以告於神明則列而
爲頌此風雅頌之辨也然而論詩之旨莫先於風
風之所言賦也比也興也互見而兼備焉故一曰
風而繼之以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積風而爲雅
積雅而爲頌故五曰雅六曰頌周官大師教六詩
考其先後亦同乎六義之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臣聞詩之爲風政教之本也上以是而化其下無
非躬行之德下以是而諷其上無非愛君之誠是
二者皆有異入之道而不見於形迹故曰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刺上夫禮有五諫而莫善於諷聖人
樂於文過必使瞽爲詩工誦箴然則詩之爲諫諷

諫之謂也主於文則敘其情而不至於訐名以諫則陳其事而不斥以正夫如是則無拂心逆指之辭言之者安所加其罪得將順救正之道聞之者豈不知所戒故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夫天之有風披拂於萬物之上而其功密庸詩之濕桑篤厚而所以感動於人者似之故序詩者言詩之功用必繼之以故曰風至主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則文武成康之澤微矣天下之人不復見先王之治乃發其憂思感傷之心而變風變雅於是乎作辭雖已變而所以述作之意依違諷諫於治道猶有補焉此叙詩者所以取之而不弃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所由作也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先儒以謂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史然則國史國人之文勝者是也惟其文勝故多識前言往行而明乎得失之迹故感於乎得失之迹故感於衰世而諷刺之意不能自已今夫人倫廢則五品不遜自一家而推之家者失其序矣刑政苛則百

姓不親自一國而達之天下者失其理矣人倫失其序刑政失其理此詩人所以動其哀傷之情也然百姓之不親未若五品之不遜故傷之爲義有甚於哀詩人遭時如此而槩以古今得失之迹則吟詠性情以風其上不亦宜乎所以風其上者則以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也且唐之風舊矣其後變而爲衛詩人當晉衛之世發于吟詠雖述一時之事而憂思感傷猶不忘其本故晉詩十二篇而特謂之唐衛詩三十九篇而兼存邶鄘之國以此見詩人懷舊之心發於辭氣必有以感動於人所以能使序詩者迹其本意而不敢沒其實也然達事變懷舊俗舉是二國之詩考於其他可以類見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旨也夫詩之爲變則以事有不得平者咈乎吾心故作爲箴規怨刺之言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夫如是則宜有怒而溢惡矯而過正者然以詩辭考之雖觸物寓意所指不同而要其終極一歸於禮義而已蓋人生而靜乃天之

性感物而動斯謂情情雖出於性其動於中也物實有以感之既感於物矣非先王之澤薰陶漸漬不忘於心則吟詠以風其能止於禮義乎今自邶鄘而下百有餘篇刺奢刺儉刺貪刺虐如此之類皆變風也然雖其間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變風之詩雖不純乎文武之序亦足見先王之而不迫返覆顛倒而不亂孜孜焉若將救其時弊而反之於正者得非禮義之教使之然歟由是觀澤垂數百年猶未泯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其有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臣以謂此申言風雅頌之休也風猶天之風也動於上而其下化之如關雎之化行而公子信厚鵲巢之功致而在位正直麟趾騶虞之風魏君儉嗇而變機巧之俗若此之類無非本於國君之躬行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雅者正也猶言王之政也王畿雖止於千里而其政

之所及則侯甸男衛自東南西北皆其所經略非
如諸侯止於一國而已是以雅之所言皆天下之
大而四方之風於是乎觀焉故曰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則以雅
有正變故也文武興而民好善王政之所由興正
雅是也幽厲興而民好暴王政之所由廢變雅是
也若夫小大之辨則隨其所主之意而已如小雅
言飲食賓客賞勞群臣之類皆事之小者而大雅
言受命尊祖致太平成福祿之類皆事之大者然
則政有小大分為二雅宜矣風也雅也國治之始
也及其告成功則有頌焉周頌商頌殆四十篇皆
所以言祭祀猶今之樂章爾事實而義明言簡而
意足以是而告於神明可謂無愧辭矣若乃魯頌
非為祭祝設特以頌僖公之美而已德薄辭侈視
商周之作不能無少耿雖然前乎商周獨虞舜之
載賡五子之述戒他詩未有聞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刪詩斷自周始國風雅頌方序而傳焉謂之
四始有以見後世之或先也非獨莫之或先而其述作之美亦無以復
加矣故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臣竊謂二南之詩文王一人躬行之化而特繫之二臣何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則所居者諸侯之位也受命作周而維新舊邦則所行者王者之道也當是時天下之人誦詠而歌舞之述其事則有小大感其化則有淺深序詩者合關雎鵲巢之風皆以為王教之小而所感之淺文王事商之心皆以為諸侯之事而名之歟無以見

以顯文王作周之德故取其事之大而所感之深者繫之周公謂之王者之風事之小而所感之淺者繫之召公謂之諸侯之風夫如是然後可以備盡文王之道蓋周公召公分陝而治舉周召則文王所治之地皆在是矣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以王者之風繫之聖人以諸侯之風繫之賢人理固然也且周南之后妃即召南之夫人也而其見於詩者不能無異蓋無嫉妒之心者周南也召南則無嫉妒之行而已男女正行婚姻以時者周南也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勉以正者周南也

召南則勸以義而已賴而推焉自關雎至於麟趾人之感化爲甚深自鵲巢至於騶虞人之感化爲尚淺序詩者不得不兼陳而備載之也夫文王北居岐周而其化南被江漢故曰自北而南其曰先王之所以教者指太王王季而言也文王始基實因於此是乃諸侯之事故特於召南言之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臣竊謂王者之治莫大於人倫而夫婦者人倫之所造端也文王受命作周其治始於閨門而達之天下於是人倫正而風化行此二南之詩所以爲國風之首在易之家人曰風自火出家人風者化也火者取象於離神所麗也化出於人故能妙萬物而不見其迹當文王之時天下得於觀感人倫以正若出於性之所自爲者豈有他哉神而化之自內而外一本於自然而已故家人之彖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序詩者以周南召南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知治之本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是關雎之義焉

臣聞詩三百五篇而關雎爲之首其所言乃后妃

求淑女以配君子之事而說者止稱其無妒忌之
行臣以謂此未足以盡關雎之義蓋天子聽天下
之外治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后妃聽天下之內治故有三大夫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治外者莫急於人材治內者求淑
女以爲助固其理也文王之所以興周詩稱棫樸
之官人書美五臣之迪教濟濟多士並列於疏附
先後奔奏禦侮之職固未始不以人材爲先務是
以其化刑于寡妻而后妃於是乎有關雎之德觀
其求淑女也寤寐反側而不能自已蓋以謂不如
是不足以配文王而成內外之治夫惟文王得多
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內則自閨
門而達之朝廷宜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
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序詩者既論
詩之大槩而卒舉后妃之德以明關雎之義言后
妃之於淑女非特求之盡其勞而以得之爲可樂
故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凡女子矜其容色者必
有忌心能以進賢爲憂則以不淫其色故也故曰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且女子也而或稱其淑或稱
其賢或稱其才蓋以其性之善則曰淑以其行之

美則曰賢以其女功之事則曰才性之美行之
能於女功之事是三者宜爲人之所忌也而后妃
乃能去其忌心方且憂其求之未得而不得進御
於其君猶以爲未也而又哀其或在窈窕之中思
念而不忘自非至誠接下而無傷善之心何以及
此當是時凡爲淑女者后妃皆得以用之雖幽遠
之地無遺才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后妃與其一觀
夫閫内之政如此則其助周家之治信有力焉宜
乎關雎之詩列爲二南之首也

華陽集卷第二十四　畢

經筵詩講義

金壇後學于文煜校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臣以謂此言淑女之德宜爲君子之配也雎鳩之
爲物其性則摯而有別其聲則關關而和有別而
不失其和淑女之況也水中可居曰洲而河又水
之險者在河之洲則去人遠矣淑女者窈窕之況
也窈窕者幽閒深遠之謂也逑匹也淑女雖在窈
窕而其德乃可以爲君子之好匹此后妃所以樂

得也說詩者以大序首言關雎后妃之德故以雎鳩爲后妃之兒臣以文義考之當兒淑女而不當兒后妃也益所謂關雎后妃之德者關雎一篇之詩乃后妃之德耳亦由鵲巢夫人之德而詩乃以鵲巢比國君其所以爲夫人之德者亦鵲巢一篇之詩而已舉鵲巢以證關雎則關雎爲淑女之兒義固曉然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臣以謂詩人欲述后妃求淑女之事故於首章先言淑女有宜配君子之德然後序后妃所以求之之意夫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則荇菜者供祭祀之物也后妃之求淑女在於協心以供祭祀故以荇菜言之流求也其意若曰荇菜之生參差而無方譬猶淑女之在下而不一求之者當左右而求之窈窕而難見求之者亦當寤寐而不已然后妃之心猶以爲未也求而不得則寤寐而至於思服思服而至者思之長也輾轉反側者臥而不周也思服而至於輾轉反側則其求之可謂至矣於此有以見后妃憂在進賢出於至誠有不能自已者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至誠待淑女之心有加而
無已也芼之爲言擇也求而後采采而後擇者共
荇菜之序也寤寐求之然後琴瑟友之鍾鼓樂之
者待淑女之序也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
臣則曰鼓瑟鼓琴鍾鼓既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
侯則曰鍾鼓既設此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
樂亦從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
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
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且天子之於人材不患其不能尊顯於朝廷之上
而常患其遺逸於下是以先王之治於丘園巖谷
之士尤加意焉然則關雎之求淑女每章必以窈
窕爲言者可見后妃進賢之志首及於疎遠矣此
所以能輔佐文王而協成周家之治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臣聞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

言有其本也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而后妃所以能成關雎之德者則以葛覃之本有以受其化也蓋后妃之賢出於天性方其在父母家志則在於女功之事惟其志在女功之事則知夫身所被服者勤勞而不易得故能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也夫履后妃之位則勢既尊矣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則德既成矣然猶尊欽師傅而不敢忽則躬行於閨門者豈復有過舉之累哉此其所以能歸安父母也如上所陳而卒至於歸安父母此其所以能化天下以婦道也孟子曰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葛覃之詩事親守身之道備矣故序詩者以爲后妃之本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女功之志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末者志在於葛則絲枲可知矣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則葛方茂盛未成之時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則葛已成就可采之時也后妃之於女功志焉而不敢忘故往來於

中谷以觀葛之漸長而采之方其初往也葛茂盛而未成但見黃鳥飛鳴于灌木之上顏色之美聲音之好有可以悅其耳目及其繼往也葛成就而可采矣於此無暇及於耳目之所聞見唯知刈葛而濩之以爲絺綌專心致志服之而無猒斁焉雖然后妃大邦之子也豈其實然哉詩人賦其意而已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臣以謂此一章言后妃旣嫁而歸寧父母也后妃之勢可以專矣及其歸寧必先告於師氏此叙所謂尊欽師傅汙煩擾之也澣濯之也汙其燕居之服而澣其事宗廟舅姑之衣在常人有不足道唯后妃服之則可謂恭儉之盛德然其汙也澣固非好潔其衣服薄而已矣非止於薄而已也又擇其何所當澣何所當否然則后妃修飾其身如此而歸于父母之家父母之心有不寧者哉斯于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詒罹於父母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於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臣竊觀葛覃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此則后妃之本志也及其作合于周而供內助之職則不特女功之事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是以有卷耳之詩蓋人君之治無大於求賢審官者誠能求賢以官使之審焉而勿忽則衆職並舉天下不足爲矣故后妃既求淑女以協成內治而於輔佐君子又必以求賢審官爲先也文王之時羣臣戮力以趨事后妃知其勤勞是以欲燕勞之而進其賢者則非有險詖私謁之心也然求賢審官文王之政后妃唯當輔佐之而不敢與其事焉有其志而不敢與其事是以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不釋序詩者以謂后妃之志又當如此故以其詩次于關雎葛覃之後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臣聞卷耳易得之菜也頃筐易盈之器也夫采易得之菜以實易盈之器又采采而不已然且不能頃盈況賢材之士爲難得百官之位爲至衆欲求難得之材以實至衆之位可不思念之乎此后妃

所以有懷賢人之德而欲寘之周行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臣聞崔嵬山之險也虺隤馬之病也臣下之從征役者陟山之險乘馬之病可謂勤勞矣后妃欲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庶慰其永懷之心也山脊之岡則其險甚於崔嵬元馬變黃則其病甚於虺隤山甚險而馬甚病則勞之宜加厚故欲酌罰爵以樂之樂之以罰爵則非止金罍而已蓋人有甚勞則其心必至於永傷尤當有以慰之也若夫山極險而謂之砠馬極病而謂之瘏不特馬病而僕且病則臣下之勤勞至矣如此乃不言酌酒以勞之但吁嗟而已何哉蓋酒食者后妃之事也爵賞者朝廷之政也臣下之勤勞彌至則報之在乎爵賞而酒食有不足用焉然朝廷之政后妃所不敢與聞此其所以吁嗟而已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

臣聞后妃正位宮闈同體天王顧夫人嬪婦之屬貴賤之勢固有間矣惟貴賤之勢有間故每以逮下爲難小星言惠及下而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樛木言逮下而曰無嫉妒之心然則逮下之事唯無妒忌者能之耳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喬則與物絕故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麗以上諭嬪婦之屬所處在下以后妃有逮下之德故亦得進御於其君若是者上恩達於下情通於上閨門之内不失其和矣文王之治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后妃逮下而閨門以和則内治成矣文王安得而不樂哉惟樂其内治之成所以能安享福禄故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臣嘗觀易之設卦剛柔相雜而變生故或吉或凶相爲倚伏唯謙之爲體自卦彖象以至六爻之辭無一言及於凶咎悔吝以是知謙之爲德所以致和於天下無往而不利既無凶咎悔吝則福隨之矣夫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謙德也以是而和其閨門則其君子免於凶咎悔吝而安享福禄也宜矣葛藟纍

之則附麗以上而已荒之則又言其奄覆之也榮之則不止於奄覆又旋繞之矣福履綏之不若將之之大將之不若成之之備詩人美其事有加而無已故其言之序如此也且天保之序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而一篇之詩備述福祿之事然則文王之治外固以下下而致福祿矣以此見樛木之逮下乃所以化文王之德而輔佐之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蟄兮

臣聞螽斯蚣蝑也鄭康成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唯蚣蝑不耳然則螽斯於萬物中獨有不妒忌之性且生子之多故詩人取以爲兒後之說詩者謂螽斯微物性或難知是以於此序不能無疑臣竊嘗深求之蓋上古穴居野處日與鳥獸相親故能畢知萬物之性三代去古未遠學者皆有師承研窮物理尚皆精審故其所言有後世不能及者且七月詩言斯螽動股莎雞振羽以至歷紀在野在宇在戶之候月令言螳螂生腐草化以

至獺祭魚豺祭獸鳩拂羽虎始交皆非後人所嘗見而知者然載在典籍垂信萬世由是觀之蠭斯之不姤忌詩人必有以知其性矣固無足疑也詵詵生之多也薨薨飛之多也揖揖棄棄言其和集子孫衆多而不賢則適足爲患故又及其賢德也

華陽集卷第二十五　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六

啓

賀朱中書啓

金壇後學于孔兼校

伏審光膺中詔峻陟西臺以端方直亮之偉人當佐佑詢謀之大任士夫相慶遠近所同竊以朝廷之官莫尊於二府政事所本獨繫之中書禮固重於前聞任莫難以今日邦基再造王業中興邊陲之兵革未寧州郡之盜賊多有六飛在御靡遑奠枕之安二聖蒙塵方佇迎鑾之策法度尚須於訂議人材尤急於

搜揚息四民愁歎之聲還萬里農桑之業惟茲數十
難能之事悉委二三同德之臣非有真賢曷當盛舉
恭惟某官建標天地逸足風雲眇萬物以遐觀曠千
齡而獨步夤從早歲固已優遊契之才雖在平時常
不廢廊廟之語遭國家之多難作屏翰以宣勞嘗險
阻於兵戎出沒之中罄忠嘉於上下危疑之際身任
大計心懷隱憂時方急於播告之修職遂當乎詞章
之選思如泉涌吏胥以脫腕爲辭令若風行父老至
扶杖徃聽此特其筆墨之游戲蓋本於議論之淵源
擢自北門進登左轄眷中樞之虛位疇僉言於外朝
不藉多人思見元超之治無易卿者果歸廷碩之賢
夫位盛者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既參華於宰路
實同秉於國鈞撥亂興衰頗類斷鼇而立極修廢舉
墜必將解琴而更張庶觀君子之所爲當與天下而
同慶某賦性庸陋與世闊疎忝竊一官推移半世申
屠幸而無過蓋由久處於賢人鮑叔知其有親遂復
列官於鄉部正閒居而待次忽虛宁之登賢情發於
中喜深不寐念此洪鈞之託益知孤迹之安元禮龍
門固莫陪於賀客公曾鳳沼願長借於恩波

賀白太宰啓

某官先朝元老後學宗師忠嘉夙簡於上心密勿久陪於國論廟堂倚以爲重縉紳賴之而安三星耀天極之旁自然拱北九鼎藏神策之妙正合調元非天私于有邦惟帝賚茲良弼職當補袞既高山甫之賢門不受私況得申屠之譽欽承渙號允協師言矣移風非俗吏所能而正臣乃治世之表必將道揚洪烈弼亮中樞豈惟專八柄以詔王是乃兼三公而論道夫曹參非不治事蓋安下民者清靜爲先如房喬專任進賢則執大政者細微可略兼濟二美獨高一時他人所難惟公是賴（首尾關）

賀黃相啓

伏審光膺制綍峻陟台纏一代偉人允協股肱之望入荒壽域悉歸陶冶之公歡聲所加和氣可召竊以春秋尊上公而謂之宰人主論宰相而付之權一日萬幾經大猷於有截三天兩地斡洪造以無私雖曰衆賢聚於本朝必也上帝賚之良弼始協雲龍之會可圖竹帛之勳果得真儒克勝大任恭惟某官逢時多難許國一心早奉王靈逖分帥閫謀謨制勝臨尊俎以折衝社稷陷危督干戈而周衛高密觸紛以赴光武房喬杖策而謁太宗感會有初忠嘉彌著離亨

作於明兩扶日轂以升暘晉錫蕃於晝三冠天樞而
入輔獨當宥密深贊經綸載疇柱石之英亟委鈞衡
之寄國勢增重乎九鼎民瞻益峻乎三階夫位盛者
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考申甫以烝民崧高之什
事特著於蕃宣稽丙魏以元康地節之功時靡聞於
變故記在舊史尚稱名臣今乃遭古人之所未嘗任
朝廷之所寘重凡是規恢之略得於談笑之間蓋將
洗萬古而空之豈特專一時之盛者其銜袖雖漫於禰
刺曳裾阻造於膺門聞盛舉之軒昂激懦衷而奮勵

賀呂相啓

遽頒遂乘軺而問俗盡循三尺兼舉六條爰多蹇之微蹤獲叨榮於聯事瓜期未報匏繫何言辱竿牘以先時深慚過禮候門墻於他日尚許依仁

賀劉相年啓

歲元啓祚建夏正以求端泰邦憲始和謹周官而垂治恭惟某官安危注意文武兼資列上相於東垣顒卬服獨登大將之壇號令風行太微之位撫成師於南服獨登大將之壇號令風行首渠電掃壯萬里長城之勢寬九重旰食之憂茂對休辰倍膺殊祉牙旗日暖知細柳之春回黼座天臨佇公槐之晝接庶諧啓沃用福寰區某待次鄉閭坐

忘歲律竊依仁於封部願屬禮於鞬櫜賀燕爭趨適
阻負薪之疾登龍莫遂徒傾恭梓之心頌詠所歸敷
宣曷既

代姪合謝解啓

一郡應書孰非勍敵十條問義獨冠羣儒雖不足致
之意中亦自喜出于望外竊以六經之要百世所傳
粹然道德之徽盡在是矣講若帝王之制孰能違之
故自虞夏商周以來莫非詩書禮樂之教習聞其號
豈獨見於修身祓飾厥文蓋將用以取士奈何執以
一說使之拘於小文黨同門而妬道真是末師而非
往古大道既破更令益繁乃不能蘄進民心復何以
激昂士氣每發德音下明詔固以爲將新復古之科
而進真賢舉實廉乃反不能明當世之務此漢唐所
同患者非睿知莫能革之幸真主之篤生喜斯文之
復振四海咸仰萬化更新方一德以同風學弛專門
之禁俄兩忘而化道人無異戶之趍師心自得於淵
源揮翰爲嫌於忌諱文風蕩蕩士論洋洋乃復見三
代之英是謂極一時之盛宜取國士以最能書如某
者智乏周身才不逮衆粗學古人之事靡詣世俗之
心韓子文工送五窮而不去相如志在空四壁以徒

慙雖見笑於新學晚生固未嘗不潛心大業然膏油以繼晷有類書癡因筆墨以成文頗或技癢頃自成童之歲固已挾策而遊較數子有一日之長欲百戰取萬全之勝鄉評與善泮水呈能曾叨一鶚之薦書遂冠六鼇而稱首觀光上國方欣從下士而來合戰尚足以磨新白葦黃茅故學益加於鉏舊適侯邦之詔下偕鄉士以朋來筆陳爭先文鋒競逐遣趙使而少一初笑遂以備員舉漢士之無雙不圖錯乃充賦出乎其類得之若驚雖藻鑑之無私亦品題之過分青氊舊物去七年而復還綠綺新聲鼓再行而愈麗念言么麼誰使遭逢此蓋伏遇某官性稟嶽靈才高人傑華國富文章之譽立朝聞議論之公左史記言合春秋之大法西清賜對敷蹇諤之深忠偶厭直於承明暫出分於方面吏畏神明之政民歌愷悌之風大度包荒念不遺於一物至誠推轂尤樂取於羣材致此謬庸亦蒙甄錄其敢不勉葺舊學益勵前修化蟲臂之微幸已成形於造物搖羊角而上誓將奮翼於天池庶獲微勞仰酬大惠

代姪合上葉左丞啓

藩宣重寄有嚴制閫之雄草芥微官獲簉曳裾之列念五窮之見困叨一眄以增榮仰佩謙光伏深愧汗竊惟自古寒士之或顛躓必擇當世巨公以爲依歸非獨慕於風聲殆將希其題拂贏糧裹飯願見者忘重趼之勞擁箒掃門託迹者有終身之幸望光塵於坐客之末承咳唾於立談之間升濟堙沉奮發枯朽是以一識韓荊州之面封侯至或可輕粗知蕭頴士之文僕厮戀而不去必將收拾四方奔走之士宜有超絕一時卓偉之才而况道德高於古人勳名冠於當代激昂恩義慰薦孤平儻有哭於途窮可無望於川納恭惟某官累朝舊德間世英姿温温秉君子之文挺挺有大臣之節詞章灝噩陋班馬以稱工廊廟經綸賛皐夔而並駕功存社稷名在鼎彝東山方逸於謝安南土已思於申伯繡裳虛宁將疏三接之恩齋鉞選賢先拜十連之寵威行外鎮令肅中權寬九重宵旰之憂恊千載風雲之會輕裘緩帶投壺雅歌泛水依蓮遴集幕中之彥披雲捲霧共談堂上之奇曾謂謏聞敢期殊遇方懼旅進而旅退遽蒙三浴而三薰惟大賢無所不容與其絜也故君子信於知已

輒盡布之伏念某家貧無以代耕歲晚乃知向學然膏油而繼晷羞篆刻以成文謬忝一官虛靦待瓜時之及坐間三載束裝赴桐汭之期不圖豪奪以成風遂致孤蹤之失路望窮閭而郤走追故步以懷慚越人彎弓談笑者衆孺子入井怵惕爲誰與其抱隻影以興哀孰若仰宗工而自訴竭來彌月老去驚春幸造膺門猥竊登龍之譽載懷禰刺尚希薦鶚之書退念餘生亦云易與苟得効一職而受侏儒之俸便能食衆指而安鷦鷯之枝桃李成陰諒春工之可待粃糠猶鑄納鈞造以何難誓捐未死之軀庶荅不貲之

惠

代舅李治表上宰相啓

掃門願見幸承咳唾之餘拜命言旋恩出陶鎔之末初官過望舉族增輝念倏遠於台墀恍已更於歲籥王春布令道迎和氣之回賢業熙天允集神休之盛恭惟某官夙韜遠略起佐中興道格皇天功高遂古金聲玉振師孔孟以遭時武緯文經輔堯湯而致治自再登於宰路乃獨秉於元鈞事有至難非衆人之敢決謀皆素定仗大信以必行收兵柄以彊主威息羣言而定國是遠馳使節大浹鄰歡豈徒盡人之事

而人有華心殆將合天之意而天亦悔禍固陵肇卜果獲奉於龍輴長樂久虛迄迎還於駟馭上以寬宵肝劬勞之念下以慰黔黎慕望之私盛德所傳曠古未有某逢時不競晚學何知依仁柔梓之鄉忝迹門闌之舊惟大雅未忘於遺屨故危蹤竊効於彈冠燕頷何人敢有封侯之志鼠肝微物徒勤造物之私自視空踈無所論報永言瞻詠但極精微

又代賀冬啓

推天地四時之氣胚胎已肇於黃鍾布神民萬物之和燮理實資於公鼎恭惟某官道傳孔孟德並皐夔坐斡鴻樞丕闡彌文之化中興寶祚獨高蓋世之勳四民阜康五物來備日官居卿以底日順剛長於時亨天子郊祀以配大贊乾行於慰事神人交相視履多祥隆國棟以益尊固邦基而同永某官叨寵借迹困孤微萃五福以朋來但想槐庭之慶列羣英而燕賀莫陪袞席之趨

江東提刑到任謝宰相啓

茶然衰病之餘何心祿仕付以澄清之任有靦面顏矧一路之所臨合十州而共治民力已凋於近歲吏姦多忽於下情盜竊起而縱橫兵戈隨以紛擾誰非

聽訟蔑聞行露之歌責在有司宜御名觀風之舉有如頑鈍曷稱選掄得官十有九年遇事百無一可索長安之米嘗獲誚於郎潛昧城旦之書顧奚堪於使指徒以親庭之欲便遂叨鄉部之初除有同擇地而安實出自天之幸爪期屢及匏繫彌深每將攬轡以之官輒復杜門而待次閱歲陽之七換更宸綍之四頒舊物故存政恐妨於近制新恩甚渥俄就易於隣封夫以山野陋庸之姿上煩朝廷委曲之記使其自處未必能然冒寵則優撫躬昌措茲蓋伏遇某官躬秉道德端居廟堂扶社稷之中興願類斷鼇而立極正紀綱之欲壞尤先推轂於羣材致此賤微亦蒙甄錄之非據深懷顛覆之憂仰大廈之可依實賴幷幪之賜其如率職不敢愛身

上葉左丞啓

矜庶戮之不辜誤玷軺車之寵長萬夫而觀政竊依帥閫之嚴自視庸虛可量欣幸恭惟某官華夷重望廟社元勳文高三代之英德冠累朝之舊入參大政訏謨恪奉於中宸出殿雄藩宵旰靡勞於北顧民瞻

上呂都督啓　改云某官入冠撰路出總戎旆天下有達尊三異數兼榮於將相中國之長技五神兵坐鎮於蠻夷大開公正之途不弃草芽之賤致茲孱瑣亦預使令某敢不恪奉教條講修職業念乘軺

益峻帝賚彌勤行歌自鎬之歸式副爲霖之望某謏
將使指獲踐封圻披雲霧於青天即遂趨風之拜假
帡幪於廈屋庶無凌雨之虞

華陽集卷第二十七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啓

與馬運使啓

折獄致刑欲華放紛之弊奉指銜命猥叨欽恤之司
自惟非材幸竊餘芘恭惟某官德名重於國器文譽
藹乎時髦簡在宸衷屈臨漕計積紅腐於九歲已高
流馬之功奉紫泥之十行佇復富民之拜不圖朽質
獲近英標冀辱奬提粗逃癢曠块鼠牙之滯訟念方
愧於平反附驥尾以追途尚或希於致遠

與陳運使啓

衰病餘生顧何堪於祿仕澄清重寄竊自懼於顛隮恭惟某官問學得之淵源才猷敏於經濟欲試幾微之務暫淹飛輓之勞底（御名）邦財已見錢流於地上趣歸禁路佇觀詔下於日邊曾是陳人獲聯治部鼠牙決訟深慚行露之歌鵬翼摶扶願假垂天之蔭

回趙提點啓

臥疾鄉閭莫遂挂冠之請按行獄市徒增攬轡之羞尚幸庸虛仰依明哲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國老成蘭省潛郎謁聲華於士論遂山仙伯獨領袖於英游惟其多開物成務之材故欲展富國彊兵之術鍾官咸奮寶藏滋興佇聞馹詔之頒歸踐鴛行之寵豈伊朽質獲近餘光登元禮之門念進趨之匪遠倒陳遵之牘辱褒借以彌勤適方在行不即裁報

回宣州張守啓

衰病餘生杜門已久澄清重寄攬轡奚堪欲稍緩於曠瘝幸密依於明哲伏惟某官學窺聖域名右漢廷直指遺風吏識乘軺之舊剖符新政人推臥閣之賢遠圖暫屈於州麾異寵即歸於禁路顧茲頑鈍夙仰聲猷邈爾治封未講郵書之好謁然謙德先貽衮字

之褒欽佩過情重慚不敏

回建昌朱守啓

登孟博之車量材曷稱倒陳遵之牘荷意惟勤適將命以在行愧占詞之弗謹某官風雲逸足霄壄垂光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鹿車方道廣侯邦惠養之仁念久去於蓬山宜即歸於禁路豈伊晚節獲覩餘光疇昔論交尚紀緒言之益攄謙下逮猥先翰墨之頒足未及於踵門心已傾於望履

與池州葉守啓

伏審光奉明綸寵臨巨屏妙簡西清之列暫分北顧之憂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恭惟某官道貫三代學通九流屢更藩翰之勤綽有神明之政矧池陽之名郡當江左之上游兵火仍災痛創殘之未補閭閻復業仰慈惠之方深行聞臥閤之功遂促追鋒之召某稟生甚拙慕德惟深將命在途漸喜封圻之近造門有日即諧雲霧之披

回太平許守啓

伏審光膺宸綍懋建州麾仰師帥之得賢措兵民於無事歡呼所至遠邇惟均伏惟某官忠嘉夙簡於上心才術更優於時論藩垣借重捴黔於塗炭之餘

樽俎折衝驅盜賊於笑談之末雖下車之日未久而
閉閤之風已高將促召於鋒車遂進儀於禁路顧茲
庸陋竊服聲猷銜命于行尚阻膺門之謁鳴謙下逮
猥先蕭牘之頒拜賜則優感銘曷旣

與饒州李守啓

負薪嬰疾將待盡於餘年攬轡之官遽叨榮於一路
自視衰遲之迹尚依明哲之光恭惟某官抱王佐之
偉材明國家之大體進儀禁路專史臣言動之書出
偃侯藩著循吏撫綏之政閱時未久雅望益隆豈容
臥閤之堅行趣追鋒之召敢圖晚節獲並英游奉指
不才莫決鼠牙之訟危蹤有託徒欣驥尾之榮

回董提刑啓

鄉閭待次聊欲奉雙親之歡獄市平反何以當一路
之寄未卜交符之日已深攬轡之羞正賴故人曲垂
大芘伏惟某官天麟表瑞廟璉稱珍蔚高國士之風
早勵古人之志螭蚴直筆已推狐史之家聲芸閣紬
書更仰蓬山之崔嵬業稍淹大用良鬱師言佇促鋒車
復還禁路自顧衰遲之迹夙叨朋舊之私邈未造於
高閎猥辱先於華問瑰詞借譽敢忘置袖之三年良
晤有期尚幸解顏而一笑

賀權樞密啓

伏審光奉明綸進登右府允協股肱之望獨當宥密之司無間邇遐同增抃喜竊以國體所繫兵柄爲先事有關於中書尊實等於丞相欲廟堂之增重顧選象賁襄密命入籌帷幄之嚴峻極西庭上應斗樞之象賁襄密命入籌帷幄之嚴授之尤難方將委任而責成並注安危之意有能奮庸而熙載宜兼文武之資恭惟某官受天傑材爲國重器學海造域中之大孔孟同歸談鋒多堂上之奇孫吳暗合早飛騰於華近屢聲竭於忠嘉矧當四方負固之時尤賴千里折衝之策果膺殊渥遂賁本兵玉帳經綸既寘安於宗社棉庭密勿即正位於公台仰觀君子之所爲期與天下而同慶某稟生疎拙夙荷眷知聞新命之初傳覺歡悰之倍集心同燕雀徒祈廣厦之成身繫匏瓜莫遂趨庭之謁其如頌詠曷究敷陳

賀參政啓

伏審光奉明綸入參大政事關廟社喜格天人竊以治道所先擇賢爲大置諸廊廟必求名德之全若時謀謨用協股肱之望矧國家之多難方宵旰以深憂將期解甲而息肩尤在折衝而制勝故隨會見用晉

國之盜逃竄而汲黯在朝淮南之謀寢息公議既與
羣陰自消爰有哲人克膺明命恭惟某官金聲玉振
武緯文經議論醇乎古人備四時之正氣典章出其
大手炳三代以同風起自祠庭復還視草坐席未温
於東閤機衡遂貴於中台衆賢聚於本朝已覺嚴瞻
之峻上帝賚之良弼行外鼎鉉之尊某晚學何知承
顏最舊念去桃陰之久幸依枌里之仁新命初傳懽
悰倍集按行獄市方親駢突之譏瞻望鈞墀坐阻鳧
趨之謁其如欣訟曷究紆恩榮之加舊歡呼相慶中外
所同竊以翰墨文章擅詞林之寵詢謨獻納專內相
之權是爲儒選之極高殆非他才之可雜玉堂晝靜
鈴索夜呼備黼座之天臨紛書詔之雲委任官能否
係國重輕實惟選授之難況在艱虞之日憂邊思職
將推頗牧於禁中求舊得人豈歎嚴徐之見晚恭惟
某官曠世之高才獨步立朝之大節可觀以忠信結
於深知彼功名視爲餘事仰斯文之未墜賴故老之
重來蓮燭夜歸墨麻曉出山東悍卒行聞感泣之思

伏審光奉明綸還直北門之峻親承密旨獨居東閣
之尊驚詔令之一新仰恩榮之加舊歡呼相慶中外
所同竊以翰墨文章擅詞林之寵詢謨獻納專內相
之權是爲儒選之極高殆非他才之可雜玉堂晝靜
鈴索夜呼備黼座之天臨紛書詔之雲委任官能否
係國重輕實惟選授之難況在艱虞之日憂邊思職
將推頗牧於禁中求舊得人豈歎嚴徐之見晚恭惟
某官曠世之高才獨步立朝之大節可觀以忠信結
於深知彼功名視爲餘事仰斯文之未墜賴故老之
重來蓮燭夜歸墨麻曉出山東悍卒行聞感泣之思

賀內翰啓

敘言

坐上同寮佇興禮絕之拜其稟生踈拙夙荷眷知聳新命之初傳覺歡悰之倍集

賀建康李端明啓

伏審外華秘殿出鎮雄藩十國爲連兼總兵民之寄萬夫觀政坐銷愁歎之聲無閒邇遐同極抃喜恭惟某官大事能斷遠圖是經秉直節而不回肅威名之久著立朝抗論姦謀既息於淮南分閫授師茂略更煩於江左隱若長城之勢居然莫枕之安豈徒臥護於一方蓋將信威於萬里顧茲庸陋叨荷眷知獄市按行未卜交符之日台墀趨進預欣望履之榮儻宿惠之未忘尚孤蹤之有託

朱相遠迎啓

伏審光奉明綸寵還真館促赴鋒車之召有嚴衮路之趨久屬望於蒼生佇儀圖於舊德入當國論宜大臣無憚於暑行妙簡淵衷諒宣室已傾於前席觸炎威之方熾涉砥道以惟勤登聞旌馭之來首獲望塵之拜其爲欣幸罔釐敷陳

上呂都督啓

伏審杖鉞臨戎益峻三台之望前茅啓道有嚴十乘之行肅萬旅以營屯擁百神而訶護江山改觀廟社

妥寧恭惟某官忠憤格於天淵勳名震乎夷虜任茲
國事獨以身先鶉火方中觸炎曦而罔避招搖在上
考視復之多祥某志在執鞭職當負弩屬採薪而獲
疹趨半道以馳還尚賒約束之嚴竊動震惶之色仰
惟鈞造俯賜鑒憐

與韓舍人啓

阻奉英標念久更於歲籥邊聞吏隱方就逸於祠庭
仰高靜退之風重積瞻馳之素恭惟某官才雄當代
名配古人進登侍從之華獨藹詞章之譽承明厭直
閔勞既遂於高情宣室召還圖任將歸於大用顧茲
頑鈍夙荷眷知論五經於石渠尚記緒言之益按九
章於獄市敢忘厚德之依適整駕以在行喜望塵之
不遠儻未絕曳裾之禮期遂造於門墻猶或崇伐木
之仁願復承於謦欬歡悰所激占叙奚殫

與姚都運啓

竦服聲猷志極高山之仰叨承芘映寵增末路之光
馳驅尚阻於登龍寤寐敢忘於附驥恭惟某官名高
月旦識洞陽秋問學深淳夏之科才術妙管蕭之亞
有嚴戎閫聯上相之賓寮獨任計臺莘六師而飛輓
威行八路風動一時民不告勞士有宿飽策殊勳於

異日孰先經畫之勤拜新渥以還朝佇副弼諧之望
時當流火凉生稚金聞旌旆之少休諒神人之咸喜
起居甚適福履具宜不勝拳拳門墻之私聊貢區區
竿牘之問

與傅參謀啓

走塵路之七旬敢有懷安之志望牙旗於千里浸稽
伏謁之儀非自置於閫疎諒必蒙於簡照恭惟某官
才雄當代名配古人富五經之紛綸爲四海之模楷
奮志英特濟時艱危尊相臣以兼將臣首冠寀僚之
選使仁者以佐賢者獨高籌策之良沉深方賚於中
權恭決遂專於帥閫威行八路風動一時坐分北顧
之憂遠却南侵之侮戮鯨鯢以築京觀期國難之將
平作舟楫而濟巨川佇祖風之復振顧茲么麽雅辱
眷知一去門墻七更歲籥心傾三益敢論杵臼之交
職在九章正賴帡幪之芘即奉承於約束已切戒於
馳驅

與劉參議啓

泱遠聲猷每極高山之仰頻更寇亂靡遑尺牘之修
退念閣疎伏增震懼恭惟某官瑞麟一角祥鳳九苞
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姓字早標於千

佛名敢直言忠嘉屢罄於七人事無遺策志欲康於
天步時方迫於戎昭泛渌水而依紅蓮沉靜已煩於
遠略涉赤墀而登紫禁便蕃行服於邇聯惟是謬庸
風尒眄睞幸因賤事嘗稟令於轅門已涉修途即通
名於宵謁

與韓太尉啓

伏審南服宣威破梟羣而電掃北轅奏凱肅虎士以
雲屯諒先十乘之行自致百神之護恭惟某官智深
韜略神授機符當國步之多艱奮戎昭而特起漢壇
獨拜家聲既嗣於淮陰衛幕還征師律益嚴於灞上
肆平巨猾果奏膚功亟振旅以還軍佇策勳而進律
某平反獄市景仰轅門竦行旆之匪遙顧趨風之敢
後即期瞻望預極忻愉

賀孟參政啓

伏審光奉制書肇臨舊德載聯上袞之華
貔虎新軍更肅中權之令歡欣畏愛遠邇均齊恭惟
某官温温秉君子之文挺挺有大臣之節深憂國計
自結主知廊廟登賢參蚤入陪於大政甌閩謀帥亟掃
蕩於兇渠顧茲八路之權尤屬九重之慮欲成丕烈
宜付偉人畀冊命以加榮更節旄而增重居然莫桄

隱若長城恢漢祚於中原佇復孔明之策扶唐室而再造徐觀尚父之功葢身在洪鈞職當部屬望光塵之入境夙堅夐弩之誠受約束以趨風將遂執鞭之志

與詔使啓

伏審光膺宸詔榮奉使華問俗觀風按六條而黜陟登車攬轡聳百郡之觀瞻恭惟其官天賦遠猷世獲重語公才公望早膺負扆之知允武允文遂贊樞庭之議肆求直指果副僉諧道尊德意於閭閻兵火之餘達幽枉於宵旰焦勞之際威行漢節仍兼御史之權名配周官大振撣人之職矧寒帷特專於所任而授指固異於常時暴勝之高逐捕之名徒繡衣之有耀范孟博抗澄清之志曾給札之無聞孰若當仁斯爲盛舉某衰暹末路景仰英標叨承犴獄之司平反何有忽報輶軒之動投劾靡遑儻使青天獲雲霧之披尚覬廈屋有帡幪之賜

華陽集卷第二十八

啓

賀朱相啓

金壇後學于孔兼校

伏審誕膺渙號進位台司巖石彌崇復見儀刑之舊
廟堂增重載圖弼亮之勳善類有歸斯文大振竊以
興邦之要論相爲先冠羣后而輔一人非宿德重望
不足以副倚毗之任撫四夷以安百姓非深智遠略
不足以盡康濟之宜矧當兵火瘡痍之未瘳欲繼紀
綱壞亂之遺緒顧茲體大尤見才難申甫相周宣王

有復古之美寇鄧佐漢光武致中興之功要在任得其人不然何以能國恭惟某官建標天地論篤古今盛德粹温氣備四時之正雄文雅健風同三代之醇早依日月之光亟濟雲龍之會遭時不競秉國之鈞翊萬乘於兵戎出沒之中屹長城而外距撫羣情於上既悔用於新進偉舊德之登庸人皆喜見於老成政同心而輔政儀圖大計恢復中原佇觀賢者之所爲將與天下而同慶某賦性甚陋厚知最深逖聞新命之傳倍激歡悰之切

賀信州連顯謨啓

伏審光奉除書還踰巨屏一麾出守暫分宵旰之憂千里承風已服神明之政恭惟某官才不世出道與時行養之有源學問窮於壺奥發而中節功業蓋其緒餘學從清切之班屢屈藩宣之寄遇盤根而必解恢游刃而有餘矧茲上饒實古名郡徒得君重載煩臥閤之能既結主知即赴追鋒之召如某譾陋夙荷眷存回想石渠恍英游之若夢登瞻熊軾覺良晤之有期懽抃之懷敘言曷究

回宣州沈待制啓

上同前至之寄矧宣城之故郡多謝公之遺民獄訟不繁笑談可辦雙谿疊嶂想未厭於登臨一札十行諒即膺於圖任如某譾陋夙荷眷存發策宸庭既識鵾鵬之化觀風獄市更聞襦袴之謠念良覿之尚賒辱華牋之先及謙冲則至愧佩何言

與交代張提刑啓

伏審寵拜宸恩榮持使節將有光於前政用深慶於得人恭惟某官問學得之淵源才猷稟乎精粹論篤古人之事力行憂國之言含香握蘭謂即升於華近登車攬轡猶暫屈於澄清簡自淵衷惠茲江左兼六條而並舉聳一路之遐觀滯訟將平反而出之巨姦有投劾而去者眷言孱陋夙仰聲華未修望履之勤遽有交符之契簸糠揚粃不自意於居前藏垢匿瑕尚卒叨於餘蔭嚴冬屆候行李在途徊惟跋履之勞默有神明之佑

除左司謝宰相啓

仰止三台方極掃門之願藐茲一介遽叨推轂之勤顧何幸以當能懍不知其所措常謂治道莫難於今日圖功宜急於任賢故凡朝廷之官皆爲擢用至於

宰相之屬尤號要司蕆紀綱出納之權茂省闥彌綸之望名雖別於左右事咸總於劇繁異時臺閣華資間由此出有若廟堂餘論亦或與聞惟遴秉於名流乃克堪於器使顧如某者將焉用之材無博敏之稱學有迂愚之誚仕中都者八任自揣何功更靖慮之初元始從竊補歲月謾淹於待次馳驅靡効於平反正合投閒敢期妄進上方考御名其相端欲收委任之功命曰惟暨乃僚庶幾獲同心之助殊不自意辱此誤恩茲蓋伏遇某官夙高衛社之忠懋贊經邦之業載專揆路益峻民瞻支大廈於將傾獨任棟隆之吉秉洪鈞而密運坐施工宰之平耻一事之或失其宜收羣材而各致其用肆時據佐採及庸虛詳整自持固無及古人之事勤勞可効誓將酬國士之知

復待制謝宰執啓

罪如山積方置散於窮鄉恩自天回遽叨榮於邇列撫躬何以得此承命不知所云伏念某學不造乎古人性難諧於世俗頃從踈遠誤辱明揚幸得陪兩省論議之餘亟欲報千載聖神之遇笑王孫之失問肯懷媚竈之私多謝息之能官獨信摯瓶之守煩言可畏素志莫移張相自之遇字下改云雖知進未能知退每懷據棄之憂然守道不如守官姑

盡挈瓶之智慮無一得技已五窮忽聞云云逮聞禍發於駭機始覺身危於累卵屈從薄責仰荷洪仁懲沸吹虀一飯敢忘於往咎看山柱頰終身已分於長閒不謂孤蹤驟蒙渥澤釋其罪罟寵以恩綸多病早衰竊隆名以畢桑榆之景雙親益老資厚祿以奉菽水之歡獲幸爲多歸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奮庸上宰允迪大猷二參云望高人傑躬秉國鈞絕朋邪以開衆正之門拯陷溺而與自新之路謂觀過各於其黨或公論之可申顧於人無所不容豈一眚而遂廢有如疵賤亦與甄收謹當欽佩訓詞恪守名節參西清之鴛鷺已容叨昧於明時挂神武之衣冠尚覬矜從於它日情之所感言不能文

通朱相啓

逖違鼎席四序倏其將周屏伏衡門尺書曠而弗嗣坐念闊踈之迹曷勝慚懼之心仰恃洪私尚垂簡照恭惟某官學窮今古道貫天人蚤膺巖夢之求遂陟台符之峻挺夷險之一節更勤勞之百爲子儀再造唐家名高而朝不忌叔敖三相楚國功大而身愈卑自遭閔艱亟解機務方奪情於優詔俄力請以終喪隙駟如馳慨祥琴之既御鋒車促駕趣召節以非遙即覲宸庭還登揆路瞻儀刑於舊德大恢復乎新疆

庶寬宵旰之憂式副黔黎之望某夙承眷奬預切傾依徂暑屆時尚炎威之未解明神來相諒素履之多祥願益保綏下符虔祝

賀趙相冬啓

黃鍾應律肇基四氣之和紫極當陽共和一人之慶維時上宰與國皆昌恭惟某官偉德望以端朝輔聖神之休運載安社稷全濟黔黎天地爲鑪獨秉甄陶之化河山作誓爵高帶礪之勳茲茂對於初陽宜倍膺於多福益隆國棟永贊皇圖某謬忝官聯過叨奬予瞻言衮席曾莫預於進趨跧伏衙門但彌勤於祝

頌

丁父憂服闋上宰相啓

門牆掃迹一終俄紀於周星里社偷生尺素莫通於記室非仰恃於高明之照敢自踈於舊賤之知惟是傾瞻不忘寤寐恭惟某官載登鼎席獨運廟堂同德一心具著弼諧之効參天兩地丕昭寅亮之功維巖益峻於民瞻隆棟遂彊於國體以內則境土復版圖之舊靡煩一鏃之施以外則戎虜交玉帛之歡行迓兩宮之返惟茲盛事從古罕聞中興之期可坐而策眷乃衰殘之迹曷勝訟詠之私哀制甫終顧無階於

望履商颺方厲願益保於沖襟

服闋上執政啓

逖違台席不知歲月之流屏伏衡茅莫貢寒温之問念夙承於眷遇敢自置於闊踈宏度所臨愚衷必鑒恭惟某官名垂宇宙義薄雲天素韜廊廟之姿出際休明之運皐夔並駕精神足以折衝揚馬同時文章蓋其餘事自入參於大政乃益勵於深忠用宏經世之規坐翊丕天之緯皇威克振版圖俄復於齊疆虜氣潜銷宗社再安於周鼎惟茲盛事云云同前

賀鎮江孟郡王到任啓

伏審光膺制詔出殿翰藩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恭惟某官懋昭令德允迪大猷孤忠久簡於上心重寄獨當於方面江山改觀草木知名大纛高牙方迓鎮臨之寵耕田鑿井已銷愁歎之聲自念餘生夙欽高義顧養痾於閭里未遂披瞻惟竊茆於艸幪實增欣幸

賀張樞密冬啓

律應黄鍾肇一陽之獨復氣調玉燭先四序以均和履德之基順時以正恭惟某官當朝宿望濟世元勳茂迎剛長之宸坐享朋來之福全師保勝折衝將靖於邊陲舍爵策勳爰立佇歸於廊廟顧如孱瑣夙荷

眷知命數多艱適有負薪之疾筋骸難彊莫遑細柳之趨瞻望門牆第深祝頌

賀朱相冬啓

羲畫分爻陽應地雷之復周正建子法垂象魏之和品彙時亨賢哲道長恭惟某官功存廟社名在鼎彝坐迎日至之辰順履朋來之福仰梁公於北斗獨推耆德之高起謝傅於東山行慰蒼生之望惟茲朽鈍夙荷眷知千里瞻言短羽莫陪於燕廈八年遠迹舊陰徒想於桃蹊

乞再任宮祠上宰相啓

屏處丘樊仰鈞衡之在望寖更歲籥曠竿牘而弗修唯有傾瞻不忘寤寐恭惟某官位尊上袞德冠三階立社稷之殊勳自生民以來而未有修祖宗之故事雖百世不易而可知公道方行斯文不墜山甫中興於周室子儀再造於唐家蔚高不世之名允屬當朝之傑眷言孱瑣忝迹簪紳橫草無功心甚慚於犬馬負薪有疾齒遽迫於桑榆方貪竊食之安再力奉祠之請所期終惠以苟餘生兀若朽株顧難勝於風雨渠然廈屋願永託於憑幪

賀鎮江汪內翰到任啓

伏審錫命中宸更符巨鎮旌騎方聞於壓境閭閻已浹於歡聲某官德配古人名重當世獻納蚤膺於皇眷文章獨掞於天庭粤從清切之班屢出蕃宣之寄雙谿疊嶂固未厭於登臨一札十行俄復頒於寵渥以鐵瓮江山之勝付玉堂詞翰之宗風醇而獄訟不繁事至而笑譚可辦汲長孺之治民清靜信臥閤而有餘黃頴川之下詔稱揚諒追鋒之不晚顧茲朽鈍久辱眷知占籍治封正賴帡幪之芘杜門臥疾尚稽桑梓之恭緬想光儀但增欣抃

賀鎮江蔣龍圖到任啓

伏審十行奉詔閔煩飛輓之勞一水揚艫就屈藩宣之寄歡聲載路和氣回春某官學富家傳才優世用早踐更於中外獨藹著於聲華木牛流馬之功方仰資於國計皂蓋朱轓之寵俄易畀於藩條佇見褒嘉亟躋禁近顧如末契幸竊餘庥尚稽恭梓之儀敢後馳牋之敬

賀鎮江鄭侍郎到任啓

伏審一札十行詔趣甘泉之舊雙旌五馬寵臨方面之雄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某官高文華國厚德鎮浮蚤聯清切之班備罄忠嘉之節均勞既久屬望彌崇

上方思見賈生將召還於宣室民固未忘汲黯聊借
重於淮陽仰瞻師帥之賢已服神明之政眷言末契
久闊英游少須當力於病衰尚冀復承於謦欬

賀鄭侍郎年啓

單閼肇歲正四序以履端象魏布和率萬民而觀治
化工有敘賢路方亨其官名簡上心望高方面載肅
藩條之舊茂迎寶曆之新皇蓋行春已布宣於德意
鋒車就日將入侍於皇明顧此病衰莫遑展慶先塵
在望祝頌彌深

丁母憂服闋上宰相啓

憂居苫次罔知歲月之徂竦仰槐庭莫貢寒温之問
念風叨於甄冶敢自棄於閽疎内省孤衷伏深大懼
恭惟某官位冠羣后名震四夷咸有一德以格天得
伊尹自任之重思兼三王而施事致周公旁作之勤
時既得矣而身愈恭愛莫助之而功益懋整乾坤於
兵革搶攘之際奉虞舜以解憂還風俗於祖宗全盛
之時大周宣之復古凛凛帝王之佐煌煌社稷之勳
遠稽厥初獨立無二然且謙虚而下逮不緣疎賤以
遐遺凡具識知悉同依仰其分窮命薄福過災生銜
恤去官痛難勝於哀慕變除終制恩實賴於矜存尚

念餘生欲襄大事顧無材不可爲悅捨干祿莫知所
安自躍不祥儻鑪錘之未弃雖悲弗洎庶冤有
終輒陳悃幅之私妄有祠宮之請退量僭幸冀獲哀
憐

賀黃郎中年啓

曆占堯象出日方賓歲啓夏時建寅爲正恭惟某官
蔚高雅望臨寵巨藩政修鼎取之新庠協泰來之吉
明神攸介福履具宜皇蓋行春方布和於闔境紫泥
封詔遂趣駕於追鋒顧此病衰莫遑展叙

賀鎮江張朝議到任啓

久闊英標阻奉尺書之問忽聞新命下臨方面之雄
豈惟慶師帥之得賢亦以慰朋游之素望瞻懷甚邇
歡抃可量某官學造古人文推作者趨時適變而才
無滯用奉法遵職而治有能名肆膺廊廟之知特畀
藩維之寄眷此南徐之地實分北顧之憂江山勝絕
而民醇租賦樂輸而事簡既消辰而視印果來暮以
騰詮似聞將促於追鋒正恐不容於暖席某居然尸
祿老矣就閒緬惟森戟之嚴曾是布衣之舊每念青
編之共學獨憐華髮之墮顛不自意於衰頹復有依
仁之幸儻未忘於雅素當修請謁之儀庶卜暇時略

談故事惟涼秋之屆候諒福履之具宜願益保綏副
茲虔祝

回鄭侍郎賀年啓

璇璣占象仰七政之回天寶曆頒時慶三元之肇歲
仰止一都之會粹然九牧之賢卓益朱轓已肅班春
之令清都絳闕將嚴就日之趨顧馳慶之未遑忽飛
牋之先及拜嘉有靦佩德無窮

啓

賀執政冬啓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氣行無間一陽進而朋來福生有基萬寶滋而萌動
惟時盛德與國同休恭惟某官名世鉅賢端朝碩輔
奮文章之大手領袖諸儒竭啓沃之深忠丹青萬化
協千載風雲之會冠百工杜石之良茂對昌時倍膺
殊祉佇正鈞衡之拜益崇廊廟之瞻不間邇遐實同
抃喜某叨恩祠館屏迹鄉枌緬想光儀徒深頌禱

賀鎮江王尚書年啓

歲且更始與物偕昌福生有基惟人所召伏惟某官公才獨步時論同歸輟從清切之班來重藩維之寄長江流惠比屋興詠象魏之布始和坐擁春祺之慶晉康之錫蕃庶行膺畫接之榮顧此病衰久於庇賴仰光塵之在望叙桑梓以猶賒徒有頌言少伸悃愊

回鎮江請赴鄉飲啓

式序賓賢莫重習鄉之禮欲知王道必觀稽古之文眷此盛儀行於會府宜選期願而有德庶參賓介以無慚曾是縗庸猥蒙寵速摛詞甚過揣已奚勝仰和樂而不流固願得陪於席末惟暮年之多病實難自彊以階升非敢固辭尚祈照亮

回金壇請赴鄉飲啓

伏審虔奉新制舉行習鄉特枉翰牋俾倍賓位屬有眩昏之疾難自力於進趨緬懷揖遜之儀但彌勤於瞻頌

回葛丞謝解啓

伏審棘闈較藝賈餘勇以先登鶚薦飛書超羣英而得雋凡預交親之契同增歡抃之誠馳慶未遑貽牋遽及啓牘載披於麗藻玩詞彌服於高才感佩之私

敷宣罔既

回宋知縣啓

伏審拜命九重字民百里竊聽輿人之誦雅知令尹之賢某官才兼衆長望重一世官不擇地聊欲試於絃歌治有能名諒難淹於暮月顧茲衰朽久服芳華自憐投老之蹤將有依仁之幸方圖遣問忽奉飛牋披溢美之英詞荷高情而增愧

回葛丞謝及第啓

伏審恭承大問摛章獨掞於天庭光被殊榮唱第寵登於仙籍士夫相慶科舉得人某官識稟天材文傳世業書破萬卷窮學海之淵源筆掃千軍擢詞林之根柢方瑣廳而應詔遂發策以決科志諧捨舊之圖恩拜維新之命顧如賤息久竊餘光同爲蟾窟之遊猥符謙誨退念鯉庭之訓有愧前修惟慶謝之未遑忽牋函之先及過情得譽拜賜彌慚

回張察院啓

睽違英標阻貢牋函之問忽聞中詔茂膺憲府之除士論僉諧朝綱允肅某官學窮千古心醉六經文章華國而有餘蔚高大手譽望得君而益重峻陟清途況當日治之朝尤難風憲之任職分六察身率百寮

鵰鶚搏空已振霜威之厲鴛鸞接武佇躋法從之嚴遂究設施深符屬望某辭榮簪紱臥疾山樊知言路之有開覺歡悰之倍集鬱然枌梓既分同社之榮暮矣桑榆更切餘光之照心所甚喜言不能文

賀陳相冬啓

召陽以律應復卦之初爻求端於天建周正而布治惟時碩輔與國同休恭惟某官道貫三才智包九德棟隆廣厦納四海於帡幪坯就一陶鼓羣生於橐籥神人底豫夷夏輯寧茂對令辰備膺嘉貺某叨恩洪播屏迹窮鄉緬想槐庭阻造承顏之列恭馳竹素敢稽事貴之儀

回秀州張守啓

丘樊屏迹誤被弓招綸綍疏恩遽當銓部顧衰殘而曷稱徒震懼以彌增徼倖惟多寅緣有自伏惟某官德高時論名簡上心茂建州麾夙著勞能之效行躋禁路益觀施設之方特假吹噓以及庸陋曾未伸於謝悃忽先辱於誨函謙以與人仰佩過情之譽歉然揣已奚勝流汗之慚

回折端明啓

伏審光奉中詔寵臨大邦政令一新士夫交慶恭惟

某官躬蹈九德心潛六經負王佐之英才獨當妙簡委樞庭之重任屢聲喜譽方自託於退閒忽起膺於圖任揔一路兵民之寄寛九重宵旰之憂坐席未温威令先騰於南海追鋒已趣台躔還拱於北辰益展猷爲用符屬望某謬尸榮禄夙仰光塵貢只尺之書尚稽郵傳荷謙虚之德先隆芳函感佩以還敷宣罔既

除參政回兩府啓

叨承命綍擢與政機用過其材感深以懼方今聖主之在御獨奮乾剛而有爲所以任承弼之臣必將責事功之實顧如某者何以當仁念才術之空踈矧年齡之遲暮挂冠得謝久絕望於恩榮乘傳趣還復叨官於禁從未閱周歲遽陟近司懇辭莫遂於循牆危懼有同於據蔗此蓋某官急賢人之引類明上臣之事君借以褒揚致茲忝冒謙詞俯逮既曲荷於推前重任難勝更願聞於善後

知婺州回兩府啓

病辭機政冀休養於餘生恩畀輔藩尚叨塵於煩使荷皇慈之曲被撫衰質以爰堪窃惟寶婺之區近接王畿之化溪山明秀歌八詠於先賢風俗安恬揖二

仙之遺範將使承流於昭代必惟名世之偉人有若
耄昏初無才術遭逢興運濫陪四近之聯黽勉暮年
媿乏一毫之補已寔嚴誅而竊幸敢分樂土以偷安
茲蓋伏遇某官華嶽三峯明堂一柱貳公洪化密參
寅亮之權偃兵息民坐費安彊之道樂君子成人之
美體聖君優老之心特假吹噓致茲恭冒郡條始布
方圖貢於柔緘郵傳遽臨乃先貽於誨翰仰佩謙抑
曷勝悚惶

回監司賀冬啓

氣回初律一陽進而上行道協亨時諸福備而畢至
伏惟某官才優公論名簡上心暫駕輶車增重觀風
之任行趨召節遂通持橐之班茲允迪於昌辰宜朋
來而受祉方期展賀遽辱惠音輒附致於柔緘用陳
悃愊第感銘於謙德莫罄敷宣

回宣州樓樞密啓

貳政暮年初無補報分符千里誤玷寵靈揣暮齒以
奚堪覺慙顏之有靦伏惟某官清朝先達當代老成
輟經濟之宏才暫承宣於巨屏雙溪疊嶂雖多暇日
之娛黃閣紫樞政須賢之久佇膺召節歸覲凝旒
某自顧叨逾出於庇賴王事鞅掌欲修謝而未遑君

子撝謙辱貽牋之先及其如悚佩莫罄敷宣

回鄰郡賀年啓

王正肇序聿新布德之元君子履端丕擁自天之慶詞林之直長萬夫而觀政暫煩臥閤之賢茲坐對於伏惟某官探原奧學經世宏才追三代以同風久去春祺宜鼎來於召節遂還清禁益懋遠猷某假守鄰封夙霑河潤念未遑於展賀乃先辱於貽牋佩德何窮捫心有愧

回董直閣賀冬啓

郊迎日至天子斂福以錫民道與陽升賢者對時而膺祉某官才惟世用仕結主知晝枕青縑早流聲於省戶朱轓皂蓋久借重於江城茲逢剛長之辰竚趣召還之命某養痾如舊賴茆尤深欣一線之添長稍延暮景望雙旌而阻造但祝多祥

賀鎮江楊少卿到任啓

伏審暫輟禁途聿臨會府溫言錫寵知委任之非常令日頒條聽歡詮之已洽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名動九重踐揚清切之班具著忠勤之績三章弼教釋之久誦於無窮千里擇賢長孺果聞於借重蓋欲革外輕之弊豈徒寬北顧之憂諒暖席之未遑趣追鋒而

亟下靜惟衰朽夙荷照存投老鄉枌方依仁而竊幸贊名實祀期力疾以猶艱輒寓牋縢少伸悃愊

賀鎮江韓尚書到任啓

伏審光奉除書寵臨會府旌麾照日開八座之儀刑條教回春聳萬夫之觀聽伏惟某官立朝雋望經世長才夙遭神聖之知具著忠嘉之績上星辰而聽履班釜冠於甘泉集韓袴以迎郊威旋行於南服茲甫祥琴之御載膺符竹之分以長江控挖之邦付三輔剸裁之手真成假道看即追鋒眷言投老之蹤曾是同寮之舊治封占籍託芘賴以云初實祀贊名困衰遲而阻遂聊陳干牘少達悃悰

賀趙直閣冬啓

聖人設卦驗剛長於復來君子對時協道亨於泰內其官鈎深敏識濟務宏才學探淵源夙著聞平之譽政先慈惠遠追召杜之風方順序以迎釐宜自天而錫寵眷言朽質幸託餘麻久闊笑談未遂賓儀之展緬懷祝頌敢稽慶牘之修

賀都統劉太尉到任啓

伏審光奉十行總提萬旅先聲遠暢莫國勢以彌尊嚴令初頒肅軍容而改觀伏惟某官大忠奮發妙略

沉雄當四郊多壘之時立萬世不刊之績破匈奴而
趙邊無犯孰先李牧之奇兵敗苻堅而晉祚中興獨
賴謝元之決戰勳昭彝鼎名動華戎夙登大將之壇
屢剖价藩之竹眷江淮之列戍實羣轂之上游易畀
中權載識倚毗之重佇宣優詔趣升宥密之嚴某久
仰英猷幸依洪芘渙音始布共欣朝論之公衰迹深
藏未遂賓儀之展聊陳短牘少述鄙悰

賀趙直閣年啓

漢殿受圖禮隨時正侯藩謹朔德與春回伏惟某官
慶襲仙源學窮聖閫屢屈分符之寄益恢抆蘿之規
占歲事於八風方勤勸課拜宸恩於三接佇躡清華
眷此衰遲久於庇賴莫遂舉觴而獻祝敢忘稱牘以
馳誠

賀都統劉太尉年啓

順三陽而晝泰曆紀新元大一統以書王慶均列辟
伏惟某官名垂宇宙功冠旂常暫分細柳之屯增重
長城之勢比膺宸眷既趣覲於凝旒願納春祺亟進
稗於闕衮某棲蹤蓬巷矯首轅門阻稱椒柏之觴聊
致牋縢之禮其如祝頌罔罄敷宣

賀方敷文冬啓

先王治曆方考驗於初陽賢牧撫民已召回於和氣
其官望高時彥德配古人久踐劇繁屢試發硎之刃
行蹕禁密益搏運海之風茲茂履於復亨宜大來於
泰吉某心勤桑梓迹遠旌麾念君子之得時阻陪賀
旅撫衰悰而竊抃姑寓柔緘

回曹教授啓

歸老蒐裘漸忘世故仰高泮水尚隔風儀敢期婿對
之求遂辱牋縢之貺伏惟某官文摛黼藻學探淵源
惟樂其義而利其仁故仕既久而未嘗干進然弸諸
中而彪諸外雖時未遇而莫掩輩聲方英主有爲之
朝乃志士圖功之日恩華可跂閥閱增高兒聞謝氏
之芝蘭已造孔門之堂室欲諧嘉耦宜得名宗猥及
衰微何勝悚佩指長途而附驥切欣盛德之可親執
敝帚以掃門深懼弱孫之弗稱倉惶裁謝草率爲慚
尚冀高明曲垂簡照

賀鎮江李寶文到任啓

伏審拜命楓宸輟清班於卿士升華寶閣分劇任於
侯藩師帥得人里閭交慶伏惟某官機深燭理才大
濟時簡上帝之心方在朝而美政通當世之務更治
民以考功眷長江扞敵之衝正萬旅交馳之會擇賢

而授倚重惟深佇觀孺袴之成詮復指鵷鸞而接武
退循衰病首託庇庥未卜造門先承惠翰

賀李寶文年啓

三陽應律方順履於新元五馬行春已召回於和氣
其官名高簡帝才大濟時聯西清邃密之班壯北固
藩維之勢師益公之清靜頒條每戒於烹鮮被黃霸
之稱揚歸覲佇看於儀鳳載臨端月益介繁禧某迹
遠使旌心傾談麈緘詞尺素莫殫善禱之私竊蔭甘
棠徒極偷安之幸

回王運使啓

仰止英標未卜趨承之便辱先榮翰過形褒借之勤
自揣空踈何勝愧感伏惟某官才高瑞世學奧窮源
擅剖符持節之權著騰實匪聲之美蟬聯緒業久傳
江左之風流烜赫功名行冠漢庭之班列某稟生極
陋投老無庸聞卜宅於鄉邦喜棲蹤於德宇病衰成
懶已稽削牘之恭渴想增懷尚冀披雲之幸

華陽集卷第二十九　畢